

# 通玄真经即文子

## 卷第一

### 道原

老子曰：「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惟象无形，窈窈冥冥，寂寥淡漠，不闻其声，吾强为之名，字之曰道。」夫道者，高不可极，深不可测，苞裹天地，禀受无形，原流浊浊，冲而不盈，浊以静之徐清，施之无穷，无所朝夕，表之不盈一握，约而能张，幽而能明，柔而能刚，含阴吐阳，而章三光；山以之高，渊以之深，兽以之走，鸟以之飞，鳞以之游，凤以之翔，星历以之行；以亡取存，以卑取尊，以退取先。古者三皇，得道之统，立于中央，神与化游，以抚四方。是故能天运地埶，轮转而无废，水流而不止，与物终始。风兴云蒸，雷声雨降，并应无穷，已雕已琢，还复于朴。无为为之而合乎生死，无为言之而通乎德，恬愉无矜而得乎和，有万不同而便乎生。和阴阳，节四时，调五行，润乎草木，浸乎金石，禽兽硕大，毫毛润泽，鸟卵不败，兽胎不殯，父无丧子之忧，兄无哭弟之哀，童子不孤，妇人不孀，虹蜺不见，盗贼不行，含德之所致也。大常之道，生物而不有，成化而不宰，万物恃之而生，莫知其德，恃之而死，莫之能怨，收藏畜积而不加富，布施禀受而不益贫；忽兮恍兮，不可为象兮，恍兮忽兮，用不诎兮，窈兮冥兮，应化无形兮，遂兮通兮，不虚动兮，与刚柔卷舒兮，与阴阳俯仰兮。

老子曰：大丈夫恬然无思，惔然无虑，以天为盖，以地为车，以四时为马，以阴阳为御，行乎无路，游乎无怠，出乎无门。以天为盖则无所不覆也，以地为车则无所不载也，四时为马则无所不使也，阴阳御之则无所不备也。是故疾而不摇，远而不劳，四支不动，聪明不损，而照明天下者，执道之要，观无穷之地。故天下之事不可为也，因其自然而推之，万物之变不可救也，乘其要而归之。是以圣人内修其本，而不外饰其末，厉其精神，偃其知见故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，无治而无不治也。所谓无为者，不先物为也；无治者，不易自然也；无不治者，因物之相然也。

老子曰：执道以御民者，事来而循之，物动而因之；万物之化无不应也，百事之变无不耦也。故道者，虚无、平易、清静、柔弱、纯粹素朴，此五者，道之形象也。虚无者道之舍也，平易者道之素也，清静者道之鉴也，柔弱者道之用也。反者道之常也，柔者道之刚也，弱者道之强也。纯粹素朴者道之干也。虚者中无载也，平者心无累也，嗜欲不载，虚之至也，无所好憎，平之至也，一而不变，静之至也，不与物杂，粹之至也，不忧不乐，德之至也。夫至人之治也，弃其聪明，灭其文章，依道废智，与民同出乎公。约其所守，寡其所求，去其诱慕，除其贵欲，捐其思虑。约其所守即察，寡其所求即得，故以

中制外，百事不废，中能得之则外能牧之。中之得也，五藏宁，思虑平，筋骨劲强，耳目聪明。大道坦坦，去身不远，求之远者，往而复返。

老子曰：圣人忘乎治人，而在乎自理。贵忘乎势位，而在乎自得，自得即天下得我矣；乐忘乎富贵，而在乎和，知大己而小天下，几于道矣。故曰：「至虚极也，守静笃也，万物并作，吾以观其复。」夫道者，陶冶万物，终始无形，寂然不动，大通混冥，深阔广大不可为外，折毫剖芒不可为内，无环堵之宇，而生有无之间也。真人体之以虚无、平易、清静、柔弱、纯粹素朴，不与物杂，至德天地之道，故谓之真人。真人者，大己而小天下，贵治身而贱治人，不以物滑和，不以欲乱情，隐其名姓，有道则隐，无道则见，为无为，事无事，知不知也，怀天道，包天心，嘘吸阴阳，吐故纳新，与阴俱闭，与阳俱开，与刚柔卷舒，与阴阳俯仰，与天同心，与道同体；无所乐，无所苦，无所喜，无所怒，万物玄同，无非无是。夫形伤乎寒暑燥湿之虐者，形究而神杜，神伤于喜怒思虑之患者，神尽而形有余。故真人用心，杖性依神，相扶而得终始，是与其寝不梦，觉而无忧。孔子问道。老子曰：正汝形，一汝视，天和将至；摄汝知，正汝度，神将来舍，德将为汝容，道将为汝居。瞳子，若新生之犊，而无求其故，形若枯木，心若死灰，真其实知而不以曲故自持，恢恢无心可谋，「明白四达，能无知乎？」

老子曰：夫事生者应变而动，变生于时，无常之行。故「道可道，非常道也，名可名，非常名也。」书者言之所生也，言出于智，智者不知，非常道也；名可名，非藏书者也。「多闻数穷，不如守中」，「

绝学无忧」，「绝圣弃智，民利百倍」。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；感物而动，性之害也；物至而应，智之动也；智与物接，而好憎生焉；好憎成形，而智怵于外，不能反己，而天理灭矣。是故圣人以人易天，外与物化而内不夫情，故通于道者，反于清静，空于物者，终于无为。以恬养智，以漠合神，即乎无垠，循天者与道游也，随人者与俗交也；故圣人以事滑天，不以欲乱情，不谋而当，不言而信，不虑而得，不为而成。是以处上而民不重，居前而人不害，天下归之，奸邪畏之，以其无争于万物也，故莫敢与之争。

老子曰：夫人从欲失性，动未尝正也，以治国则乱，以治身则秽，故不闻道者，无以反其性，不通物者，不能清静。原人之性无邪秽，久湛于物即易，易而忘其本即合于其若性。水之性欲清，沙石秽之；人之性欲平，嗜欲害之，唯圣人能遗物反己。是故圣人以智役物，不以欲滑和，其为乐不忻忻，其于忧不惋惋，是以高而不危，安而不倾。故听善言便计，虽愚者知说之；称圣德高行，虽不肖者知慕之；说之者众而用之者寡，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，所以然者，繫于物而系于俗。故曰：我无为而民自化，我无事而民自富，我好静而

民自正，我无欲而民自朴。清静者德之至也，柔弱者道之用也，虚无恬无形大，有形细，无形多，有形少，无形强，有形弱，无形实，有形虚。有形者遂事也，无形者作始也，遂事者成器也，作始者朴也。有形则有声，无形则无声，有形产于无形，故无形者有形之始也。广厚有名，有名者贵全也；俭薄无名，无名者贱轻也；殷富有名，有名尊宠也；贫寡无名，无名卑弱也；雄牡有名，有名者章明也；雌牝无名，无名者隐约也；有余者有名，有名者高贤也；不足者无名，无名者任下也。有功即有名，无功即无名，有名产于无名，无名者有名之母也，天之道有无相生也，难易相成也。是以圣人执道，虚静微妙以成其德，故有道即有德，有德即有功，有功即有名，有名即复于道，功名长久，终身无咎，王公有功名，孤寡无功名，故曰圣人自谓孤寡，归其根本。功成而不有，故有功以为利，无名以为用。古民童蒙，不知东西，貌不离情，言不出行，行出无容，言而不文，其衣致，神德不全于身者，不知何远之能坏，欲害之心忘乎中者，即饥虎可尾也，而况于人？体道者佚而不穷，任数者劳而无功，夫法刻刑诛者，非帝王之业也，榘策繁用者，非致远之御也，好憎繁多，祸乃相随，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，所因也，其禁诛非所为也，所守也，故能因则大，作即细，能守则固，为即败。夫任耳目以听视者，劳心而不明，以智虑为治者，苦心而无功，任一人之材，难以至治，一人之能，不足以治三亩。循道理之数，因天地之然，即六合不足均也，听失于非誉，目淫于彩女，礼亶不足以放爱，诚心可以怀远，故兵莫憊乎志，镞为下寇，莫大于阴阳，而枹鼓为细，所谓大寇伏尸不言节，中寇藏于山，小寇遯于民间。故曰民多智能，奇物滋起，法令滋章，盗贼多有去彼取此，天殃不起。故以智治国，国之贼，不以智治国，国之德，愉者万物之祖也，三者行则沦于无形。无形者，一之谓也，一者，无心合于天下也。布德不溉，用之不勤，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无形而有形生焉，无声而五音鸣焉，无味而五味形焉，无色而五色成焉，故有生于无，实生于虚。音之数不过五，五音之变不可胜听也，味之数不过五，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，色之数不过五，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。音者宫立而五音形矣，味者甘立而五味定矣，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，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。故一之理，施于四海，一之暇，察于天地，其全也、敦兮其若朴，其散也、浑兮其若浊，浊而徐清，冲而徐盈，澹然若大海，汜兮若浮云，若无而有，若亡而存。

老子曰：万物之摠，皆阅一孔，百事之根，皆出一门，故圣人一度循轨，不变其故，不易其常，放准循绳，曲因其常。夫喜怒者，道之邪也；忧悲者，德之失也；好憎者，心之过也；嗜欲者，生之累也。人大怒破阴，大喜坠阳，薄气发暗，惊怖为狂，忧悲焦心，疾乃成积，人能除此五者，即合于神明。神明者，得其内，得其内者，五藏宁，思虑平，耳目聪明，筋骨劲强，疏达而

不悖，坚强而不匮，无所太过，无所不逮。天下莫柔弱于水，水为道也，广不可极，深不可测，长极无穷，远沦无涯，息耗减益，过于不訾，上天为雨露，下地为润泽，万物不得不生，百事不得而成，大苞群生而无私好，泽及蚊虻而不求报，富贍天下而不既，德施百姓而不费，行不可得而穷极，微不可得而把握，击之不创，刺之不伤，斩之不断，灼之不熏，淖约流循而不可靡散，利贯金石，强沦天下，有余不足，任天下取与，禀受万物而无所先后，无私无公，与天地洪同，是谓至德。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，以其卓约润滑也，故曰：「天下之至柔，驰骋天下之至坚，无有入于无间。」夫无形者，物之太祖，无音者，类之太宗，真人者，通于灵府，与造化者为人，执玄德于心，而化驰如神。是故不道之道，芒乎大哉，未发号施令而移风易俗，其唯心行也。万物有所生而独如其根，百事有所出而独守其门，故能穷无穷，极无极，照物而不眩，响应而不知。

老子曰：夫得道者，志弱而事强，心虚而应当。志弱者柔毳安静，藏于不取，行于不能，澹然无为，动不失时，故「贵必以贱为本，高必以下为基。」托小以包大，在中以制外，行柔而刚，力无不胜敌无不陵，应化揆时，莫能害之。欲刚者必以柔守之，欲强者必以弱保之，积柔即刚，积弱即强，观其所积，以知存亡。强胜不若己者，至于若己者而格，柔胜出于己者，其力不可量，故「兵强则灭，木强则折。」革强则裂，齿坚于舌而先毙，故「柔弱者生之干也，坚强者死之徒。」先唱者穷之路，后动者达之原。夫执道以耦变，先亦制后，后亦制先，何即不失所以制人，人亦不能制也。所谓后者，调其数而合其时，时之变则，间不容息，先之则太过，后之则不及，日回月周，时不与人游，故圣人不贵尺之璧，而贵寸之阴，时难得而易失。故圣人随时而举事，因资而立功，守清道，拘雌节，因循而应变，常后而不先，柔弱以静，安徐以定，大坚固不能与争也。

老子曰：机械之心藏于中，即纯白之不粹。其衣暖而无彩，其兵钝而无刃，行蹢蹢。视瞑瞑，立井而饮，耕田而食，不布施，不求德，高下不相倾，长短不相形，风齐于俗可随也，事周于能易为也，矜伪以惑世，轲行以迷众，圣人不以为俗。

## 卷第二

### 精诚

老子曰：天致其高，地致其厚，日月照，列星朗，阴阳和，非有为焉，正其道而物自然。阴阳四时非生万物也，雨露时降非养草木也，神明接，阴阳和，万物生矣。夫道者，藏精于内，栖神于心，静漠恬淡，悦穆胸中，廓然无形，寂然无声。官府若无事，朝廷若无人，无隐士，无逸民，无劳役，无怨刑

，天下莫不仰上之象，主之旨，绝国殊俗莫不重译而至，非家至而人见之也，推其诚心，施之天下而已。故赏善罚暴者，正令也；其所以能行者，精诚也。令虽明不能独行，必待精诚，故摠道以被民弗从者，精诚弗包也。

老子曰：天设日月，列星辰，张四时，调阴阳。日以暴之，夜以息之，风以干之，雨露以濡之。其生物也，莫见其所养而万物长；其杀物也，莫见其所丧而万物亡。此谓神明。是故圣人象之，其起福也，不见其所以而福起；其除祸也，不见其所由而祸除。稽之不得，察之不虚，日计不足，岁计有余，寂然无声，一言而大动天下，是以天心动化者也。故精诚内形，气动于天，景星见，黄龙下，凤皇至，醴泉出，嘉谷生，河不满溢，海不波涌；逆天暴物，即日月薄蚀，五星失行，四时相乘，昼明宵光，山崩川涸，冬雷夏霜。天之与人，有以相通，故国之沮亡也，天文变，世或乱，虹蜺见，万物有以相连，精气有以相薄，故神明之事，不可以智巧为也，不可以强力致也。故大人与天地合德，与日月合明，与鬼神合灵，与四时合信，怀天心，抱地气，执冲含和，不下堂而行四海，变易习俗，民化迁善，若生诸己，能以神化者也。

老子曰：夫人道者，全性保真，不亏其身，遭急迫难，精通乎天，若乃未始出其宗者，何为而不成，死生同域，不可胁凌，又况官天地，怀万物，返造化，含至和，而已未尝死者也。精诚形乎内，而外喻于人心，此不传之道也。圣人在上，怀道而不言，泽及万民，故不言之教，芒乎大哉！君臣乖心，倍谲见于天，神气相应，微矣，此谓不言之辩，不道之道也。夫召远者使无为焉，亲近者言无事焉，唯夜行者能有之，却走马以粪，车轨不接于远方之外，是谓坐驰陆沉。天道无私就也，无私去也，能者有余，拙者不足，顺之者利，逆之者凶。是故以智为治者难以持国，唯同乎大和而持自然应者，为能有之。

老子曰：夫道之与德，若围之与革，远之即近，近之即，稽之不得，察之不虚。是故圣人若镜，不将不迎，应而不藏，不物而不伤。其得之也，乃失之也，其失之也，乃得之也，故通于大和者，闇若醇醉而甘卧以游其中，若未始出其宗，是谓大通，此假不用能成其用也。

老子曰：昔黄帝之治天下，理日月之行，治阴阳之气，节四时之度，正律历之数，别男女，明上下，使强不掩弱，众不暴寡，民保命而不夭，岁时熟而不凶，百官正而无私，上下调而无尤，法令明而不闇，辅佐公而不阿，田者让畔，道不拾遗，市不预贾，故于此时，日月星辰不失其行，风雨时节，五谷丰昌，凤皇翔于庭，麒麟游于郊。虐牺氏之王天下，枕方寝绳，杀秋约冬，负方州，抱员天，阴阳所拥沈不通者窍理之，逆气戾物伤民厚积者绝止之，其民童蒙不知西东，视瞑瞑，行蹢蹢，侗然自得，莫知其所由，浮游泛然，不知所本，罔养不知所如往，当此之时，禽兽虫蛇无不怀其爪牙，藏其螫毒，功揆天地

。至黄帝要繆乎太祖之下，然而不章其功，不扬其名，隐真人之道，以从天地之固然，何即道德上通，而智故消灭也。

老子曰：天不定，日月无所载，地不定，草木无所立，身不宁，是非无所形，是故有真人而后有真智，其所持者不明，何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与？积惠重货，使万民欣欣，人乐其生者，仁也；举大功，显令名，体君臣，正上下，明亲疏，存危国，继绝世，立无后者，义也；闭九窍，藏志意，弃聪明，反无识，茫然仿佯乎尘垢之外，逍遥乎无事之业，含阴吐阳而与万物同和者，德也。是故道散而为德，德溢而为仁义，仁义立而道德废矣。

老子曰：神越者言华，德荡者行伪，至精芒乎中，而言行观乎外，此不免以身役物也。精有愁尽而行无穷极，所守不定而外淫于世俗之风，是故圣人内修道术而不外饰仁义，知九窍四支之宜，而游乎精神之和，此圣人之游也。

老子曰：若夫圣人之游也，即动乎至虚，游心乎太无，驰于方外，行于无门，听于无声，视于无形，不拘于世，不系于俗。故圣人所以动天下者，真人不过，贤人所以矫世者，圣人不观。夫人拘于世俗，必形系而神泄，故不免于别，使我可拘系者，必其命有在外者。

老子曰：人主之思，神不驰于胸中，智不出于四域，怀其仁诚之心，甘雨以时，五谷蕃殖，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月省时考，终岁献贡，养民以公，威力以诚，法省不烦，教化如神，法宽刑缓，囹圄空虚，天下一俗，莫怀奸心，此圣人之思也。夫上好取而无量，即下贪功而无让，民贫苦而分争生，事力劳而无功，智诈萌生，盗贼滋彰，上下相怨，号令不行，夫水浊者鱼殣，政苛者民乱，上多欲即下多诈，上烦扰即下不定，上多求即下交争，不治其本而救之于末，无以异于凿渠而止水，抱薪而救火。圣人事省而治求，寡而赡，不施而仁，不言而信，不求而得，不为而成，怀自然，保至真，抱道推诚，天下从之如响之应声，影之像形，所修者本也。

老子曰：精神越于外，智虑荡于内者，不能治形，神之所用者远，则所遗者近。故「不出于户以知天下，不窥于牖以知天道，其出弥远，其知弥少。」此言精诚发于内，神气动于天也。

老子曰：冬日之阳，夏日之阴，万物归之而莫之使，极自然至精之感，弗召自来，不去而往，窈窈冥冥，不知所为者而功自成，待目而照见，待言而使命，其于治难矣。皋陶暗而为大理，天下无虐刑，有贵乎言者也，师旷瞽而为太宰，晋国无乱政，有贵乎见者也。不言之令，不视之见，圣人以为师也，民之化上，不从其言从其所行，故人君好勇，弗使斗争而国家多难，其渐必有劫杀之乱矣。人君好色，弗使风议而国家昏乱，其积至于淫泆之难，故圣人精诚别于内，好憎明于外，出言以副情，发号以明指。是故刑罚不足以移风

，杀戮不足以禁奸，唯神化为贵，精至为神，精之所动，若春气之生，秋气之杀。故君子者，其犹射者也，于此毫末，于彼寻丈矣！故理人者，慎所以感之。

老子曰：悬法设赏而不能移风易俗者，诚心不抱，故听其音则知其风，观其乐即知其俗，见其俗即知其化。夫抱真效诚者，感动天地，神踰方外，令行禁止，诚通其道而达其意，虽无一言，天下万民、禽兽、鬼神与之变化。故太上神化，其次使不得为非，其下赏贤而罚暴。

老子曰：大道无为，无为即无有，无有者不居也，不居者即处无形，无形者不动，不动者无言也，无言者即静而无声无形，无声无形者，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是谓微妙，是谓至神，「绵绵若存」，「是谓天地根。」道无声，故圣人强为之形，以一句为名天地之道。大以小为本，多以少为始，天子以天地为品，以万物为资，功德至大，势名至贵，二德之美与天地配，故不可不轨大道以为天下母。

老子曰：振穷补急则名生利起，除害即功成，世无灾害，虽圣无所施其德，上下和睦，虽贤无所立其功。故至人之治，含德抱道，推诚施无穷之智，寝说而不言天下莫知贵其不言者，故「道可道，非常道也，名可名，非常名也。」着于竹帛，镂于金石，可传于人者，皆其羸也。三皇五帝三王，殊事而同心，异路而同归，末世之学者，不知道之所体一德之所摠要取成事之迹跪坐而言之，虽博学多闻，不免于乱。

老子曰：心之精者，可以神化，而不可说道。圣人不降席而匡天下，情甚于●呼，故同言而信，信在言前也，同令而行，诚在令外也。圣人在上，民化如神，情以先之，动于上不应于下者，情令殊也。三月婴儿未知利害，而慈母爱之愈笃者，情也。故言之用者变，变乎小哉，不言之用者变，变乎大哉。信，君子之言，忠，君子之意，忠信形于内，感动应乎外，贤圣之化也。

老子曰：子之死父，臣之死君，非出以求名也，恩心藏于中而不违其难也。君子之慊怛非正为也，自中出者也，亦察其所行，圣人不惭于影，君子慎其独也，舍近期远，塞矣。故圣人在上则民乐其治，在下则民慕其意，志不忘乎欲利人。

老子曰：勇士一呼，三军皆辟，其出之诚，唱而不和，意而不载，中必有不合者也。不下席而匡天下者，求诸己也，故说之所不至者，容貌至焉，容貌所不至者，感忽至焉，感乎心发而成形，精之至者可形接，不可以照期。

老子曰：言有宗，事有本，失其宗本，伎能虽多，不如寡言。害众着偃而使断其指，以期大巧之不可为也，故匠人智为，不以能以时，闭不知闭也，故必杜而后开。

老子曰：圣人之从事也，所由异路而同归，存亡定倾若一，志不忘乎欲利人也。故秦楚燕魏之歌，异传而皆乐，九夷八狄之哭，异声而皆哀。夫歌者乐之微，哭者哀之效也，愔于中，发于外，故在所以感之矣。圣人之心，日夜不忘乎欲利人，其泽之所及亦远矣。

老子曰：人无为而治，有为也即伤。无为而治者，为无为，为者不能无为也，不能无为者，不能有为也。人无言而神，有言即伤。无言乏神者，载无言，则伤有神之神者。

文子曰：名可强立，功可强成。昔南荣畴耻圣道而独亡于己，南见老子，受教一言，精神晓灵，屯闷修达，勤苦十日不食，如享太牢，是以明照海内，名立后世，智略天地，察分秋毫，称誉华语，至今不休，此谓名可强立也。故田者不强，困仓不满，官御不励，诚心不精，将相不强，功烈不成，王侯懈怠，泛世无名。至人潜行，譬犹雷霆之藏也，随时而举事，因资而立功，进退无难，无所不通。夫至人精诚内形，德流四方，见天下有利也，喜而不忘，天下有害也，忧若有丧。夫「忧民之忧者，民亦忧其忧，乐民之乐者，民亦乐其乐，故忧以天下，乐以天下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」「圣人之法，始于不可见，终于不可及，处于不倾之地，积于不尽之仓，载于不竭之府。出令如流水之原，使民于不争之官，开必得之门，不为不可成，不求不可得，不处不可久，不行不可复。」大人行可说之政，而人莫不顺其命，命顺则从，小而致大，命逆则以善为害，以成为败。夫所谓大丈夫者，内强而外明，内强如天地，外明如日月，天地无不覆载，日月无不照明。大人以善示人，不变其故，不易其常，天下听令，如草从风。政失于春，岁星盈缩，不居其常；政失于夏，荧惑逆行；政失于秋，太白不当，出入无常；政失于冬，辰星不效其乡，四时失政，镇星摇荡，日月见谪，五星悖乱，彗星出。春政不失禾黍滋，夏政不失雨降时，秋政不失民殷昌，冬政不失国家宁康。

### 卷第三

#### 九守

老子曰：天地未形，窈窈冥冥，浑而为一，寂然清澄，重浊为地，精微为天，离而为四时，分而为阴阳，精气为人，粗气为虫，刚柔相成，万物乃生。精神本乎天，骨骸根于地，精神入其门，骨骸反其根，我尚何存，故圣人法天顺地，不拘于俗，不诱于人，以天为父，以地为母，阴阳为纲，四时为纪，天静以清，地定以宁，万物逆之死，顺之生，故静漠者神明之宅，虚无者道之所居。夫精神者所受于天也，骨骸者所禀于地也，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冲气以为和。」

老子曰：人受天地变化而生，一月而膏，二月血脉，三月而鹄，四月而胎

，五月而筋，六月而骨，七月而成形，八月而动，九月而躁，十月而生。形骸已成，五藏乃形，肝主目，肾主耳，脾主舌，肺主鼻，胆主口，外为表，中为里，头员法天，足方象地，天有四时、五行、九解、三百六十日，人有四支、五藏、九窍、三百六十节。天有风雨寒暑，人有取与喜怒，胆为云，肺为气，脾为风，肾为雨，肝为雷，人与天地相类，而心为之主。耳目者日月也，血气者风雨也，日月失行，薄蚀无光，风雨非时，毁折生灾，五星失行，州国受其殃。天地之道，至闳以大，尚由节其章光，爱其神明，人之耳目何能久熏而不息？精神何能驰骋而不乏？是故圣人守内而不失外。夫血气者人之华也，五藏者人之精也，血气专乎内而不外越，则胸腹充而嗜欲寡，嗜欲寡则耳目清而听视聪达，听视聪达谓之明。五藏能属于心而无离，则气意胜而行不僻，精神盛而气不散，以听无不闻，以视无不见，以为无不成，患祸无由入，哀气不能袭，故所求多者所得少，所见大者所知小。夫孔窍者精神之户牖，血气者五藏之使候，故耳目淫于声色，即五藏动摇而不定，血气滔荡而不休，精神驰骋而不守，祸福之至虽如丘山，无由识之矣，故圣人爱而不越。圣人诚使耳目精明玄达，无所诱慕，意气无失清静而少嗜欲，五藏便宁，精神内守形骸而不越，即观乎往世之外，来事之内，祸福之间何足见也，故其出弥远者，其知弥少。以言精神不可使外淫也，故五色乱目，使目不明，五音入耳，使耳不聪，五味乱口，使口生创，趣舍滑心，使行飞扬。故嗜欲使人气淫，好憎使人精劳，不疾去之，则志气日耗。夫人所以不能终其天年者，以生生之厚，夫唯无以生为者，即所以得长生，天地运而相通，万物摠而为一，能知一即无一之不知也，不能知一即无一之能知也。吾处天下亦为一物，而物亦物也，物之与物，何以相物，欲生不可事也，憎死不可辞也，贱之不可憎也，贵之不可喜也，因其资而宁之，弗敢极弗敢极也，即至乐极也。

### 守虚

老子曰：所谓圣人者，因时而安其位，当世而乐其业，夫哀乐者德之邪，好憎者心之累，喜怒者道之过，故其生也天行，其死也物化，静即与阴合德，动即与阳同波，故心者形之主也，神者心之宝也，形劳而不休即蹶，精用而不已则竭，是以圣人遵之不敢越也。以无应有，必究其理，以虚受实，必穷其节，恬愉虚静，以终其命，无所，无所亲，抱德炀和，以顺于天，与道为际，与德为邻，不为福始，不为祸先，死生无变于己，故曰至神。神则以求无不待也，以为无不成也。

### 守无

老子曰：轻天下即神无累，细万物即心不惑，齐生死则意不慑，同变化则明不眩。夫至人倚不桡之柱，行无关之途，禀不竭之府，学不死之师，无往而

不遂，无之而不通，屈伸俯仰，抱命不惑而宛转，祸福利害，不足以患心。夫为义者可迫以仁，而不可劫以兵，可正以义，不可悬以利，君子死义，不可以富贵留也，为义者不可以死亡恐也，又况于无为者乎！无为者即无累，无累之人，以天下为影柱，上观至人之伦，深原道德之意，下考世俗之行，乃足以羞也，夫无以天下为者，学之建鼓也。

### 守平

老子曰：尊势厚利，人之所贪，比之身则贱，故圣人食足以充虚接气，衣足以盖形御寒，适情辞余，不贪得，不多积，清目不视，静耳不听，闭口不言，委心不虑，弃聪明，反太素，休精神，去知故，无好憎，是谓大通，除秽去累，莫若未始出其宗，何为而不成。知养生之和者，即不可悬以利，通内外之符者，不可诱以势，无外之外，至大，无内之内，至贵，能知大贵，何往不遂。

### 守易

老子曰：古之为道者，理情性，治心术，养以和，持以适，乐道而忘贱，安德而忘贫。性有不欲，无欲而不得，心有不乐，无乐而不为，无益于性者不以累德，不便于生者不以滑和。不纵身肆意而制度，可以为天下仪，量腹而食，制形而衣，容身而居，适情而行，余天下而不有，委万物而不利，岂为贫富贵贱失其性命哉！永若然者，可谓能体道矣。

### 守清

老子曰：人受气于天者，耳目之于声色也，鼻口之于芳臭也，肌肤之于寒温也，其情一也，或以死，或以生，或为君子，或为小人，所以为制者异。神者智之渊也，神清则智明，智者心之府也，智公则心平，人莫鉴于流潦而鉴于澄水，以其清且静也，故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，故用之者必假于不用也。夫鉴明者则尘垢不污也，神清者嗜欲不误也，故心有所至，则神慨然在之，反之于虚，则消躁藏息矣，此圣人之游。故治天下者，必达性命之情而后可也。

### 守真

老子曰：夫所谓圣人者，适情而已，量腹而食，度形而衣，节乎己而，贪污之心无由生也，故能有天下者，必无以天下为也，能有名誉者，必不以越行求之，诚达性命之情，仁义因附。若夫神无所掩，心无所载，通洞条达，澹然无事，势利不能诱，声色不能淫，辩者不能说，智者不能动，勇者不能恐，此真人之游也。夫生生者不生，化化者不化，不达此道者，虽知统天地，明照日月，辩解连环，辞润金石，犹无益于天下也，故圣人不失所守。

### 守静

老子曰：静漠恬淡，所以养生也，和愉虚无，所以据德也，外不乱内即性

得其宜，静不动和即德安其位，养生以经世，抱德以终年，可谓能体道矣。若然者，血脉无郁滞，五藏无积气，祸福不能矫滑，非誉不能尘垢，非有其世，孰能济焉，有其才不遇其时，身犹不能脱，又况无道乎。夫目察秋毫之末者，耳不闻雷霆之声，耳调金玉之音者，目不见太山之形，故小有所志，则大有所忘。今万物之来，擢拔吾生，撻取吾精，若泉原也，虽欲勿稟，其可得乎？今盆水若清之经日，乃能见眉睫，浊之不过一挠，即不能见方圆也，人之精神难清而易浊，犹盆水也。

### 守法

老子曰：上圣法天，其次尚贤，其下任臣，任臣者危亡之道也，尚贤者痴惑之原也，法天者治天地之道也，虚静为王，虚无不受，静无不持，知虚静之道，乃能终始，故圣人以静为治，以动为乱，故曰勿挠勿纓，万物将自清，勿惊勿骇，万物将自理，是谓天道也。

### 守弱

老子曰：天子公侯以天下一国为家，以万物为畜，怀天下之大，有万物之多，即气实而志骄，大者用兵侵小，小者倨傲凌下，用心奢广，譬犹飘风暴雨，不可长久。是以圣人以道镇之，执一无为而不损冲气，见小守柔，退而勿有，法于江海，江海不为，故功名自化，弗强，故能成其王，为天下牝，故能神不死，自爱，故能成其贵，万乘之势，以万物为功名，权任至重，不可自轻，自轻则功名不成。夫道，大以小而成，多以少为主，故圣人以道邪天下，柔弱微妙者见小也，俭嗇损缺者见少也，见小故能成其大，见少故能成其美。天之道，抑高而举下，损有余奉不足，江海处地之不足，故天下归之奉之，圣人卑谦，清静辞让者见下也，虚心无有者见不足也，见下故能致其高，见不足故能成其贤，矜者不立，奢者不长，强梁者死，满溢者亡，飘风暴雨不终日，小谷不能须臾盈，飘风暴雨行强梁之气，故不能久而灭，小谷处强梁之地，故不得不夺，是以圣人执雌牝，去奢骄，不敢行强梁之气，执雌牝，故能立其雄牡，不敢奢骄，故能长久。

老子曰：天道极即反，盈即损，日月是也。圣人日损而冲气不敢自满，日进以牝，功德不衰，天道然也，人之情性皆好高而恶下，好得而恶亡，好利而恶病，好尊而恶卑，好贵而恶贱，众人之为，故不能成，执之，故不能得。是以圣人法天，弗为而成，弗执而得，与人同情而异道，故能长久。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，命曰侑卮，其冲即正，其盈即覆。夫物盛则衰，日中则移，月满则亏，乐终而悲，是故聪明广智守以愚，多闻博辩守以俭，武力勇毅守以畏，富贵广大守以狭，德施天下守以让，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。「服此道者不欲盈，夫唯不盈，是以弊不新成。」

老子曰：圣人与阴俱闲，与阳俱开，能至于无乐也，即无不乐也，无不乐即至乐极矣。是以内乐外，不以外乐内，故有自乐也，即有自志贵乎天下，所以然者，因而为天下之要也。不在于彼而在于我，不在于人而在于身，身得则万物备矣。故达于心术之论者，即嗜欲好憎外矣，是故无所喜，无所怒，无所乐，无所苦，万物玄同，无非无是。故士有一定之论，女有不易之行，不待势而尊，不须财而富，不须力而强，不利货财，不贪世名，不以贵为安，不以贱为危，形神气志各居其宜。夫形者生之舍也，气者生之元也，神者生之制也，一失其位即三者伤矣，故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，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。其生贪叨多欲之人，莫宜乎势利，诱慕乎名位，几以过人之知，位高于世，即精神日耗以远，久淫而不还，形闲中拒，即无由入矣，是以时有盲忘自失之患。夫精神志气者，静而日充以壮，躁而日耗以老，是故圣人持养其神，和弱其气，平夷其形，而与道浮沉，如此则万物之化无不偶也，百事之变无不应也。

### 守朴

老子曰：所谓真人者，性合乎道也。故有而若无，实而若虚，治其内不治其外，明白太素，无为而复朴，体本抱神，以游天地之根，芒然仿佯尘垢之外，逍遥乎无事之业，机械智巧，不载于心，审于无假，不与物迁，见事之化，而守其宗，心意专于内，通达祸福于一，居不知所为，行不知所之，不学而知，弗视而见，弗为而成，弗治而辩，感而应，迫而动，不得已而往，如光之耀，如影之效，以道为循，有待而然，廓然而虚，清静而无，以千生为一化，以万异为一宗。有精而不使，有神而不用，守大浑之朴，立至精之中，其寝不梦，其智不萌，其动无形，其静无体，存而若亡，生而若死，出入无间，役使鬼神，精神之所能登假千道。使精神畅达而不失于元，日夜无隙而与物为春，即是合而生时于心者也。故形有靡而神未尝化，以不化应化，千变万转而未始有极，化者复归于无形也，不化者与天地俱生，俱生者未尝化其所化者即化，此真人之游纯粹素道。

### 卷第四

#### 符言

老子曰：道至高无上，至深无下，平乎准，直乎绳，圆乎规，方乎矩，包裹天地而无表里，洞同覆盖而无所，是故体道者，不怒不喜，其坐无虑，寝而不梦，见物而名，事至而应。

老子曰：欲尸名者必生事，事生即舍公而就私，倍道而任己，见誉而为善，立而为贤，即治不顺理而事不顺时，治不顺理则多责，事不顺时则无功，妄为要中，功成不足以塞责，事败足以灭身。

老子曰：无为名尸，无为谋府，无为事任，无为智主。藏于无形，行于无

怠，不为福先，不为祸始，始于无形，动于不得已，欲福先无祸，欲利先远害。故无为而宁者，失其所宁即危，无为而治者，失其所治即乱，故「不欲碌碌如玉，落落如石。」其文好者皮必剥，其角美者身必杀，甘泉必竭，直木必伐，华荣之言后为愆，石有玉伤其山，黔首之患固在言。

老子曰：时之行动以从，不知道者福为祸。天为盖，地为軫，善用道者终无尽，地为軫，天为盖，善用道者终无害。陈彼五行必有胜，天之所覆无不称，故「知不知，上，不知知，病也。」

老子曰：山生金，石生玉，反相剥，木生虫，还自食，人生事，还自贼。夫好事者未尝不中，争利者未尝不穷，善游者溺，善骑者堕，各以所好反自为祸。得在时不在争，治在道不在圣，土处下不争高，故安而不危，水流下不争疾，故去而不迟。「是以圣人无执故无失，无为故无败。」

老子曰：一言不可穷也，二言天下宗也，三言诸侯雄也，四言天下双也。贞信则不可穷，道德则天下宗，举贤德，诸侯雄，恶少爱众天下双。

老子曰：人有三死非命亡焉：饮食不节，简贱其身，病共杀之，乐得无己，好求不止，刑共杀之，以寡犯众，以弱凌强，兵共杀之。

老子曰：其施厚者其报美，其怨大者其祸深，薄施而厚望，畜怨而无患者，未之有也。察其所以往者，即知其所以来矣。

老子曰：原天命，治心术，理好憎，适情性，即治道通矣。原天命即不惑祸福，治心术即不妄喜怒，理好憎即不贪无用，适情性即欲不过节。不惑祸福即动静顺，理不妄喜怒即赏罚不阿，不贪无用即不以欲害性，欲不过节即养生知足，凡此四者，不求于外，不假于人，反己而得矣。

老子曰：不求可非之行，不憎人之非己，修足誉之德，不求人之誉己。不能使祸无至，信己之不智，而不能使福必来，信己之不让。祸之至非己之所生，故穷而不忧，福之来非己之所成，故通而不矜，是故闲居而心乐，无为而治。

老子曰：道者守其所已有，不求其所以未有，求其所未得即所有者亡，修其所已有即所欲者至。治未固于不乱，而事为治者必危，行者未免于无非，而急求名者必剝，故福莫大于无祸，利莫大于不丧。故「

物或益之而损，损之而益」。道不可以劝就利者，而可以安神避害，故尝无祸不尝有福，尝无罪不尝有功。道曰芒芒昧昧，从天之威，与天同气无思虑也，无设储也，来者不迎，去者不将，人虽东西南北，独立中央。故处众枉，不失其直，与天下并流，不离其域，不为善，不避丑，遵天之道，不为始，不专己，循天之理，不豫谋，不弃时，与天为期，不求得，不辞福，从天之则，内无奇福，外无奇祸，故祸福不生，焉有人贼。故至德言同路，事同福

，上下一心，无歧道旁见者，退章于邪，开道之于善，而民向方矣。

老子曰：为善即劝，为不善即观，劝即生责，观即生患，故道不可以进而求名，可以退而修身。故圣人不以行求名，不以知见求誉，治随自然，己无所与，为者有不成，求者有不得，人有穷而道无通，有智而无为与无智同功，有能而无事与无能同德，有智若无智，有能若无能，道理达而人才灭矣。人与道不两明，人爱名即不用道，道胜人即名息，道息人名章即危亡。

老子曰：使信士分财，不如定分而探筹，何则？有心者之于平，不如无心者。使廉士守财，不如闭户而全封，以为有欲者之于廉，不如无欲者也。人举其疵则怨，鉴见其丑则自喜，人能接物而不与己，则免于累矣。

老子曰：凡事人者，非以宝币，必以卑辞。币单而欲不厌，卑体免辞，论说而交不结，约束誓盟，约定而反先日，是以君子不外饰仁义，而内修道术。修其境内之事，尽其地方，劝民守死，坚其城郭，上下一心，与之守社稷，即为饰者不伐无罪，为利者不攻难得，此必全之道，必利之理。

老子曰：圣人不胜其心，众人不胜其欲，君子行正气，小人行邪气。内便于性，外合于义，循理而动，不系于物者，正气也；推于滋味，淫于声色，发于喜怒，不顾后患者，邪气也。邪与正相伤，欲与性相害，不可两立，一起一废，故圣人捐欲而从性。目好色，耳好声，鼻好香，口好味，合而说之，不离利害，嗜欲也，耳目鼻口不知所欲，皆心为之制，各得其所，由此观之，欲不可胜亦明矣。

老子曰：治身养性者，节寝处，适饮食，和喜怒，便动静，内在己者得，而邪气无由入。饰其外，伤其内，扶其情者害其神，见其文者蔽其真，无须臾忘为贤者，必困其性，百步之中忘其为容者，必累其形，故羽翼美者伤其骸骨，枝叶茂者害其根茎，能两美者天下无之。

老子曰：天有明不忧民之晦也，地有财不忧民之贫也，至德道者若丘山，嵬然不动，行者以为期，直己而足物，不为人赐，用之者亦不受其德，故安而能久。天地无与也，故无夺也，无德也，无怨也。善怒者必多怨，善与者必善夺，唯随天地之自然而能胜理。故誉见即毁随之，善见即恶从之，利为害始，福为祸先，不求利即无害，不求福即无祸，身以全为常，富贵其寄也。

老子曰：圣人无屈奇之服，诡异之行，服不杂，行不观，通而不华，穷而不慑，荣而不显，隐而不辱，异而不怪，同用无以名之，是谓大通。

老子曰：道者直己而待命，时之至不可迎而反也，时之去不可足而援也，故圣人不进而求，不退而让，随时三年，时去我走，去时三年，时在我后，无去无就，中立其所。天道无亲，唯德是与，福之至非己之所求，故不伐其功，祸之来非己之所生，故不悔其行，中心其恬，不累其德，狗吠不惊，自信

其情，诚无非分，故通道者不惑，知命者不忧。帝王之崩藏骸于野，其祭也祀之于明堂，神贵于形也，故神制形则从，形胜神则穷，聪明虽用，必反诸神，谓之大通。

老子曰：古之存己者，乐德而忘贱，故名不动志，乐道而忘贫，故利不动心，是以谦而能乐，静而能澹。以数筭之寿，忧天下之乱，犹忧河水之涸，泣而益之也，故不忧天下之乱，而乐其身治者，可与言道矣。

老子曰：人有三怨：爵高者人妒之，官大者主恶之，禄厚者人怨之。夫爵益高者意益下，官益大者心益小，禄益厚者施益博，修此三者怨不作，故贵以贱为本，高以下为基。

老子曰：言者所以通己于人也，闻者所以通人于所也。既闻其聋，人道不通，故有闻聋之病者，莫知事通，岂独形骸有闇聋哉！心并有之。塞也，莫知所通，此闇聋之类也。夫道之为宗也，有形者皆生焉，其为亲也亦戚矣，飨谷食气者皆寿焉，其为君也亦惠矣，诸智者学焉，其为师也亦明矣。人皆以无用害有用，故知不博而日不足，以博弈之日问道，闻见深矣，问与不问，犹闇聋之比于人也。

老子曰：人之情心服于德，不服于力，德在与不在来，是以圣人之欲贵于人者，先贵于人，欲尊于人者，先尊于人，欲胜人者，先自胜，欲卑人者，先自卑，故贵贱尊卑，道以制之。夫古之圣王以其言下人，以其身后人，即天下乐推而不馱，戴而不重，此德重有余而气顺也，故知与之为取，后之为先，即几于道矣。

老子曰：德少而宠多者讥，才下而位高者危，无大功而有厚禄者微，故物或益之而损，或损之而益。众人皆知利利，而不知病病，唯圣人知病之为利，利之为病。故再实之木其根必伤，掘藏之家其后必殃，夫大利者反为害，天之道也。

老子曰：小人从事曰苟得，君子曰苟义。为善者，非求名者也，而名从之，名不与利期，而利归之，所求者同，所极者异，故动有益则损随之。言无常是，行无常宜者，小人也；察于一事，通于一能，中人也；兼覆而并有之，技能而才使之者，圣人也。

老子曰：生所假也，死所归也，故世治即以义卫身，世乱即以身卫义，死之日，行之终也，故君子慎一用之而已矣。故生受于天也，命所遭于时也，有其才不遇其世，天也，求之有道，得之在命。君子能为善不能必得其福，不忍而为非而未必免于祸，故君子逢时即进，得之以义，何幸之有！不时即退，让之以礼，何不幸之有！故虽处贫贱而犹不悔者，得其所贵也。

老子曰：人有顺逆之气生于心，心治则气顺，心乱则气逆，心之治乱在于

道德，得道则心治，失道则心乱，心治则交让，心乱则交争，让则有德，争则生贼，有德则气顺，贼生则气逆，气顺则自损以奉人，气逆则损人以自奉，二气者可道已而制也。天之道其犹响之报声也，德积则福生，祸积则怨生，官败于官茂，孝衰于妻子，患生于忧解，病甚于且愈，故「慎终如始，无败事也。」

老子曰：举枉与直，如何不得，举直与枉，勿与遂往，所谓同污而异泥者。

老子曰：圣人同死生，愚人亦同死生，不和利害之所在。道悬天，物布地，和在人，人主不和即天气不下，地气不上，阴阳不调，风雨不时，人民疾饥。

老子曰：得万人之兵，不如闻一言之当，得隋侯之珠，不如得事之所由，得和氏之璧，不如得事之所适。天下虽大，好用兵者亡，国虽安，好战者危，故「小国寡民，使有阡陌之器而勿用。」

老子曰：能成霸王者，必胜者也，能胜敌者，必强者也，能强者，必用人力者也，能用人力者，必得人心者也，能得人心者，必自得者也，自得者，必柔弱者已。能胜不如己者，至于若己者而撝，柔胜出于若己者，其事不可度，故能众不胜成大胜者也。

## 卷第五

### 道德

文子问道。老子曰：学问不精，听道不深。凡听者，将以达智也，将以成行也，将以致功名也，不精不明，不深不达。故上学以神听，中学以心听，下学以耳听，以耳听者，学在皮肤，以心听者，学在肌肉，以神听者，学在骨髓。故听之不深，即知之不明，知之不明，即不能尽其精，不能尽其精，即行之不成。凡听之理，虚心清静，损气无盛，无思无虑，目无妄视，耳无苟听，尊精积稽，内意盈并，既以得之，必固守之，必长久之。夫道者，原产有始，始于柔弱，成于刚强，始于短寡，成于众长，十围之木始于把，百仞之台始于下，此天之道也。圣人法之，卑者所以自下，退者所以自后，俭者所以自小，损之所以自少，卑则尊，退则先，俭则广，损则大，此天道所成也。夫道者，德之元，大之根，福之门，万物待之而生，待之而成，待之而宁。夫道，无为无形，内以修身，外以治人，功成事立，与天为邻，无为而无不为，莫知其情，莫知其真，其中有信。天子有道则天下服，长有社稷，公侯有道则人民和睦，不失其国，士庶有道则全其身，保其亲，强大有道，不战而克，小弱有道，不争而得，举事有道，功成得福，君臣有道则忠惠，父子有道则慈孝，士庶有道则相爱，故有道则知，无道则苛。由是观之，道之于人，无所不宜也。夫

道者，小行之小得福，大行之大得福，尽行之天下服，服则怀之，故帝者，天下之适也，王者，天下之往也，天下不适不往，不可谓帝王。故帝王不得人不能成，得人失道亦不能守。夫失道者，奢泰骄佚，慢倨矜傲，见余自显自明，执雄坚强，作难结怨，为兵主，为乱首，小人行之，身受大殃，大人行之，国家灭亡，浅及其身，深及子孙，夫罪莫大于无道，怨莫深于无德，天道然也。

老子曰：天行道者，使人虽勇，刺之不入，虽巧，击之不中，夫刺之不入，击之不中，而犹辱也，未若使人虽勇不能刺，虽巧不能击。夫不敢者，非无其意也，未若本无其意，夫无其意者，未有受利害之心也，不若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欢然皆欲爱利之，若然者，无地而为君，无官而为是，天下莫不愿安利之。故勇于敢则杀，勇于不敢则活。

文子问德。老子曰：畜之养之，遂之长之，兼利无怵，与天地合，此之谓德。何谓仁？曰：为上不矜其功，为下不羞其病，大不矜，小不偷，兼爱无私，久而不衰，此之谓仁也。何谓义？曰：为上则辅弱，为下则守节，达不肆意，穷不易操，一度顺理，不私枉桡，此之谓义也。何谓礼？曰：为上则恭严，为下则卑敬，退让守柔，为天下雌，立于不敢，设于不能，此之谓礼也。故修其德则下从令，修其仁则下不争，修其义则下平正，修其礼则下尊敬，四者既修，国家安宁。故物生者道也，长者德也，爱者仁也，正者义也，敬者礼也。不畜不养，不能遂长，不慈不爱，不能成遂，不正不匡，不能久长，不敬不宠，不能贵重。故德者民之所贵也，仁者民之所怀也，义者民之所畏也，礼者民之所敬也，此四者，文之顺也，圣人之所以御万物也。君子无德则下怨，无仁则下争，无义则下暴，无礼则下乱，四经不立，谓之无道，无道不亡者，未之有也。

老子曰：至德之世，贾便其市，农乐其野，大夫安其职，处士修其道，人民乐其业，是以风雨不毁折，草木不夭无，河出图，洛出书。及世之衰也，赋敛无度，杀戮无止，刑谏者，杀贤士，是以山崩川涸，蠕动不息，野无百蔬。故世治则愚者不得独乱，世乱则贤者不能独治，圣人和愉宁静，生也，至德道行，命也，故生遭命而后能行，命得时而后能明，必有其世而后有其人。

文子问圣智。老子曰：闻而知之，圣也，见而知之，智也。圣人尝闻祸福所生而择其道，智者尝见祸福成形而择其行，圣人知天道吉凶，故知祸福所生，智者先见成形，故知祸福之门。闻未生圣也，先见成形智也，无闻见者，愚迷。

老子曰：君好义则信时而任己，秉智而用惠，物博智浅，以浅瞻博，未之有也。独任其智，失必多矣，好智，穷术也，好勇，危亡之道也，好与则无定

分，上之分不定，则下之望无息，若多敛则与民为讎，少取而多与，其数无有，故好与，来怨之道也。由是观之，财不足任，道术可因明矣。

文子问曰：古之王者，以道邪天下，为之奈何？老子曰：执一无为，因天地与之变化，「天下大器也，不可执也，不可为也，为者败之，执者失之。」执一者，见小也，小故能成其大也，无为者，守静也，守静能为天下正，处大，满而不溢，居高，贵而无骄，处大不溢，盈而不亏，居上不骄，高而不危，盈而不亏，所以长守富也，高而不危，所以长守贵也，富贵不离其身，禄及子孙，古之王道其于此矣。

老子曰：民有道所同行，有法所同守，义不能相固，威不能相必，故立君以一之。君执一即治，无常即乱，君道者，非所以有为也，所以无为也，智者不以德为事，勇者不以力为暴，仁者不以位为惠，可谓一矣。一也者，无适之道也，万物之本也。君数易法，国数易君，人以其位达其好憎，下之任惧不可胜理，故君失一，其乱甚于无君也，君必执一而后能群矣。

文子问曰：王道有几？老子曰：一而已矣。

文子曰：古有以道王者，有以兵王者，何其一也？曰：以道王者德也，以兵王者亦德也。用兵有五：有义兵，有应兵，有忿兵，有贪兵，有骄兵。诛暴救弱谓之义，敌来加己不得已而用之谓之应，争小故不胜其心谓之忿，利人土地，欲人财货谓之贪，恃其国家之大，矜其人民之众，欲见贤于敌国者谓之骄。义兵王，应兵胜，忿兵败，贪兵死，骄兵灭，此天道也。

老子曰：释道而任智者危，弃数而用才者困，故守分循理，失之不忧，得之不喜。成者非所为，得者非所求，入者有受而无取，出者有授而无与，因春而生，因秋而杀，所生不德，所杀不怨，则几于道矣。文子问曰：王者得其欢心，为之奈何？老子曰：若江海即是也，「淡兮无味，用之不既」，先小而后大。「夫欲上人者，必以其言下之，欲先人者，必以其身后之」，天下必效其欢爱，进其仁义，而无苛气，「居上而民不重，居前而众不害，天下乐推而不厌，」虽绝国殊俗，蜎飞蠕动，莫不亲，无之而不通，无往而不遂，「故为天下贵。」

老子曰：执一世之法籍，以非传代之俗，譬犹胶柱调瑟。圣人者，应时权变，见形施宜，世异则事变，时移则俗易，论世立法，随时举事。上古之王，法度不同，非古相返也，时务异也，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，而法其所以为法者，与化推移。圣人法之可观也，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，其言可听也，其所以言不可形也。三皇五帝轻天下，细万物，齐死生，同变化，抱道推诚，以镜万物之情，上与道为友，下与化为人。今欲学其道，不得清明，玄圣守其法籍，行其宪令，必不能以为治矣。

文子问政。老子曰：御之以道，养之以德，无示以贤，无加以力，损而执一，无处可利，无见可欲，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刿，无矜无伐，御之以道则民附，养之以德则民服，无示以贤则民足，无加以力则民朴。无示以贤者，俭也，无加以力，不敢也，下以聚之，赂以取之，俭以自全，不敢自安。不下则离散，弗养则背叛，示以贤则民争，加以力则民怨。离散则国势货，民背叛则上无威，人争则轻为非，下怨其上则位危，四者诚修，正道几矣。

老子曰：上言者下用也，下言者上用也，上言者常用也，下言者权用也，唯圣人为能知权。言而必信，期而必当，天下之高行，直而证父，信而死女，孰能贵之。故圣人论事之曲直，与之屈伸，无常仪表，祝则名君，溺则摔父，势使然也。夫权者，圣人所以独见，夫先连而后合者之谓权，先合而后连者不知权，不知权者，善反丑矣。

文子问曰：夫子之言，非道德无以治天下，上世之王，继嗣因业，亦有无道，各没其世而无祸败者，何道以然？老子曰：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，各自生活，然活有厚薄，天下时有亡国破家，无道德之故也。夙夜不懈，战战兢兢，常恐危亡；纵欲怠惰，其亡无时。使桀纣循道行德，汤武虽贤，无所建其功也。夫道德者，所以相生养也，所以相畜长也，所以相亲爱也，所以相敬贵也。夫聋虫虽愚，不害其所爱，诚使天下之民皆怀仁爱之心，祸灾何由生乎！夫无道而无祸害者，仁未绝，义未灭也，仁虽未绝，义虽未灭，诸侯以轻其上矣，诸侯轻上，则朝廷不恭，纵令不顺，仁绝义灭，诸侯背叛，众人力政，强者陵弱，大者侵小，民人以攻击为业，灾害生，祸乱作，其亡无日，何期无祸也。

老子曰：法烦刑峻即民生诈，上多事下多态，求多即得寡，禁多即胜少，以事生事，又以事止事，譬犹扬火而使无焚也，以智生患，以智备之，譬犹挠水而欲求清也。

老子曰：人主好仁，即无功者赏，有罪者释，好刑，即有功者废，无罪者。及无好憎者，诛而无怨，施而不德，放准循绳，身无与事，若天若地，何不覆载。合而和之，君也，别而诛之，法也，民以受诛无所怨憾，谓之道德。

老子曰：天下是非无所定，世各是其所善，而非其所恶。夫求是者，非求道理也，合于己；非去邪也，去违于心者。今吾欲择是而居之，择非而去之，不知世所谓是非也。故「治大国若烹小鲜」，勿挠而已。夫趣合者，即言中而益亲，身疏而谋当，即见疑。今吾欲正身而待物，何知世之所从规我者乎，若与俗遽走，犹逃雨，无之而不濡。欲在于虚，则不能虚，若夫不为虚，而自虚者，此所欲而无不致。故通于道者如车轴，不运于己，而与毂致于千里，转于无穷之原。故圣人体道反至，不化以待化，动而无为。

老子曰：夫亟战而数胜者，即国亡，亟战即民罢，数胜即主骄，以骄主使罢民，而国不亡者即寡矣。主骄即恣，恣即极物，民罢即怨，怨即极虑，上下俱极而不亡者，未之有也。故「功遂身退，天之道也。」

平王问文子曰：吾闻子得道于老聃，今贤人虽有道，而遭淫乱之世，以一人之权，而欲化久乱之民，其庸能乎？文子曰：夫道德者，匡衰以为正，振乱以为治，化淫败以为朴，淳德复生，天下安宁，要在一人。人主者，民之师也，上者，下之仪也，上美之则下食之，上有道德则下有仁义，下有仁义则无淫乱之世矣。积德成王，积怨成亡，积石成山，积水成海，不积而能成者，未之有也。积道德者，天与之，地助之，鬼神辅之，凤皇藉其庭，麒麟游其郊，蛟龙宿其沼。故以道邪天下，天下之德也，无道治天下，天下之贼也。以一人与天下为讎，虽欲长久，不可得也，尧舜以是昌，桀纣以是亡。平王曰：寡人闻命矣。

## 卷第六

### 上德

老子曰：主者，国之心也，心治则百节皆安，心扰即百节皆乱，故其身治者，支体相遗也，其国治者，君臣相忘也。

老子学于常枞，见舌而守柔，仰视屋树，退而目川，观影而知持后，故圣人曰无因循，常后而不先，譬若积薪燎，后者处上。

老子曰：鸣铎以声自毁，膏烛以明自煎，虎豹之文来射，猿狖之捷来格，故勇武以强梁死，辩士以智能困。能以智而知，不能以智不知，如勇于一能，察于一辞，可与曲说，不可与广应。

老子曰：道以无为有体，视之不见其形，听之不闻其声，谓之幽冥者。幽冥者，所以论道，而非道也。夫道者，内视而自反，故人不小学，不大迷，不小惠，不大愚。莫鉴于流潦，而鉴于止水，以其保之，止而不外荡。月望日夺光，阴不可以承阳，日出星可见，不能与之争光，末不可以强于本，枝不可以大于干，上重下轻，其覆必易。一渊不两蛟，一雌不二雄，一即定，两即争。玉在山而草木润，珠生渊而岸不枯，蚯蚓无筋骨之强，爪牙之利，上食晡堞，下饮黄泉，用心一也。清之为明，杯水可见眸子，浊之为害，河水不见太山，兰芷不为莫服而不芳，舟浮江海不为莫乘而沉，君子行道不为莫知而愠，性之有也。以清入浊必困辱，以浊入清必覆倾，天二气即成虹，地二气即泄藏，人二气即生病，阴阳不能常，日冬且夏，月不知昼，日不知夜。川广者鱼大，山高者木修，地广者德厚，故鱼不可以无饵钓，兽不可以空器召。山有猛兽，林木为之不斩，园有螫虫，葵藿为之不采，国有贤臣，折冲千里，通于道者若车之转于毂中，不运于己，与之致于千里，终而复始，转无穷之原也。故举

枉与直，何如不得，举直与枉，勿与遂往。有鸟将来，张罗而待之，得鸟者罗之一目，今为一目之罗，则无时得鸟，故事或不可前规，物或不可预虑，故圣人畜道待时也。故欲致鱼者先通谷，欲来鸟者先树木，水积而鱼聚，木茂而鸟集，为鱼得者，非挈而入渊也，为猿得者，非负而上木也，纵之所利而已。足所践者浅，然待所不践而后能行，心所知者遍，然待所不知而后能明。川竭而谷虚，丘夷而渊塞，唇亡而齿寒，河水深而让在山。水静则清，清则平，平则易，易则见物之形，形不可并，故可以为正。使叶落者，风摇之也，使水浊者，物挠之也，璧缓之器，礲之功也，莫邪断割，砥砺之力也，与骥致千里而不飞，无裹粮之资而不饥，狡兔得而猎犬烹，高鸟尽而良弓藏，名成功遂身退，天道然也。怒出于不怒，为出于不为，视于无有则得所见，听于无声则得所闻。飞鸟反乡，兔走归窟，狐死首丘，寒蜃洋木，各依其所生也。水火相憎，鼎在其间，五味以和，骨肉相爱也，谗人间之，父子相危也。犬豕不择器而食，俞肥其体，故近死，凤皇翔于千仞，莫之能致。推固百内而不能自啄，目见百步之外而不能见其眦。因高为山即安而不危，因下为池即渊深而鱼鳖归焉。沟也澇即溢，旱即枯，河海之源渊深而不竭，鳖无耳而目不可以蔽，精于明也，瞽无目而耳不可以蔽，精于聪也。混混之水浊，可以濯吾足乎？泠泠之水清，可以濯吾缨乎？丝之为缟也，或为冠，或为，冠则戴枝之，则足踈之。金之势胜木，一刃不能残一林之木；土之势胜水，一掬不能塞江河；水之势火，一酌不能救一车之薪。冬有雷，夏有雹，寒暑不变其节，霜雪庶庶，日出而流。倾易覆也，倚易翻也，几易助也，湿易雨也，兰芷以芳，不得见霜，蟾蜍涂兵，寿在五月之望，精泄者中易残，华非时者不可食。舌之与齿，孰先弊焉？绳之与矢，孰先直焉？使影曲者形也，使响浊者声也。与死同病者，难为良医，与亡国同道者，不可为忠谋。使倡吹竽，使工摄竽，虽中节，以可使决，君形亡焉。聋者不歌，无以自乐，盲者不观，无以接物。步于林者，不得直道，行于险者，不得履绳，海内其所出，故能大。日不并出，狐不二雄，神龙不匹，猛兽不群，鸷鸟不双，盖非椽不蔽日，轮非辐不追疾，椽轮未足恃也。弧弓能射，而非弦不发，发矢之为射，十分之一。饥马在厩，漠然无声，投刍其旁，争心乃生。三寸之管无当，天下不能满，十石而有塞，百竹而足。循绳而断即不过，悬衡而量即不差，悬古法以类，有时而遂，杖格之，有时而施，是而行之，谓之乱。农夫劳而君子养，愚者言而智者择，见之明白，处之如玉石，见之黯，必留其谋。百星之明，不如一月之光，十牖毕开，不如一户之明。蝮蛇不可为足，虎不可为翼，今有六尺之广，卧而越之，下才不难，立而踰之，上才不易，势施异也。助祭者得尝，救斗者得伤，蔽于不祥之木，为雷霆所扑。日月欲明，浊云盖之，河水欲清，沙土秽之，丛兰欲修，秋风败之

，人性欲平，嗜欲害之，蒙尘而欲无昧，不可得絜。黄金龟纽，贤者以为佩，土壤布地，能者以为富，故与弱者金玉，不如与之尺素。穀虚而中立三十辐，各尽其力，使一辐独入，众辐皆弃，何近远之能至。橘柚有乡，萑苇有丛，兽同足者相从游，鸟同翼者相从翔。欲观九州岛之地，足无千里之行，无政教之原，而欲为万民上者，难矣！凶凶者获，提提者射，故大白若辱，广德若不足。君子有酒，小人鞭缶，虽不可好，亦可以丑，人之性，便衣绵帛，或射之即被甲，为所不便，以得其便也。三十辐共一毂，各直一凿，不得相入，犹人臣各守其职也。善用人者，若●之足，众而不相害，若舌之与齿，坚柔相磨而不相败。石生而坚，菑生而芳，少而有之，长而逾明。扶之与提，谢之与让，得之与失，诺之与已，相去千里。再生者不获，华太早者不须霜而落。污其准，粉其颡，腐鼠在阼，烧熏于堂，入水而增濡，怀臭而求芳，虽善者不能为工。冬冰可折，夏木可结，时难得而易失。木方盛，终日采之而复生，秋风下霜，一夕而零。质的张而矢射集，林木茂而斧斤入，非或召之也，形势之所致。乳犬之噬虎，伏鸡之搏狸，恩之所加，不量其力。夫待利而登溺者，亦必以将溺之矣，舟能浮能沈，愚者不知足焉。骥驱之不进，引之不止，人君不以取道里。水虽平，必有波，衡虽正，必有差，尺虽齐，必有危，非规矩不能定方员，非准绳无以正曲直，用规矩者，亦有规矩之心。太山之高，倍而不见，秋毫之末，视之可察。竹木有火，不钻不熏，土中有水，不掘不出，矢之疾，不过二里，跬步不休，跛鳖千里，累土不止，丘山从成。临河欲鱼，不如归而织网。弓先调而后求劲，马先顺而后求良，人先信而后求能。巧冶不能消木，良匠不能斲冰，物有不可，如之何君子不留意。使人无渡河，可，使河无波，不可。无月不辜，甑终不堕井矣。刺我行者，欲我交，咎我货者，欲我市，行一棋不足以见知，弹一弦不足以为悲。今有一炭然，掇之烂，相近，万石俱熏，去之十步而死，同气而异积。有荣华者必有愁悴，上有罗紈下必有麻●，木大者根瞿，山高者基扶。

老子曰：鼓不藏声，故能有声，镜不没形，故能有形，金石有声，不动不鸣，管箫有音，不吹无声。是以圣人内藏，不为物唱，事来而制，物至而应。天行不已，终而复始，故能长久，轮复其所转，故能致远，天行一不差，故无过矣。天气下，地气上，阴阳交通，万物齐同，君子用事，小人消亡，天地之道也。天气不下，地气不上，阴阳不通，万物不昌，小人得势，君子消亡，五谷不植，道德内藏。天之道，损盈益寡，地之道，损高益下，鬼神之道，骄溢与下，人之道，多者不与，圣人之道，卑而莫能上也。天明日明，而后能照四方，君明臣明，域中乃安，有四明，乃能长久，明其施明者，明其化也。天道为丈，地道为理，一为之和，时为之使，以成万物，命之曰道。大道坦坦，去

身不远，修之于身，其德乃真，修之于物，其德不绝。天覆万物，施其德而养之，与而不取，故精神归焉，与而不取者，上德也，是以有德。高莫高于天也，下莫下于泽也，天高泽下，圣人法之，尊卑有叙，天下定矣。地载万物而长之，与而取之，故骨骼归焉，与而取者，下德也，「下德不失德，是以无德。」地承天，故定宁，地定宁，万物形，地广厚，万物聚，定宁无不载，广厚无不容，地势深厚，水泉入聚，地道方广，故能久长，圣人法之，德无不容。阴难阳，万物昌，阳服阴，万物湛，物昌无不赡也，物湛无不乐也，物乐无不治矣。阴害物，阳自屈，阴进阳退，小人得势，君子避害，天道然也。阳气动，万物缓而得其所，是以圣人顺阳道，夫顺物者，物亦顺之，逆物者，物亦逆之，故不失物之情性。洿泽盈，万物节成，洿泽枯，万物无节养也，故雨泽不行，天下荒亡。阳上而复下，故为万物主，不长有，故能终而复始，终而复始，故能长久，能长久，故为天下母。阳气畜而复能施，阴气积而复能化，未有不畜积而能化者也，故圣人慎所积。阳灭阴，万物肥，阴灭阳，万物衰，故王公尚阳道则万物昌，尚阴道则天下亡。阳不下阴，则万物不成，君不下臣，德化不行，故君下臣则聪明，不下臣则闇聋。日出于地，万物蕃息，公王居民上，以明道德，日入于地，万物休息，小人居民上，万物逃匿。雷之动也万物启，雨之润也万物解，大人施行，有似于此，阴阳之动有常节，大人之动不极物。雷动地，万物缓，风摇树，草木败，大人去恶就善，民不远徙，故民有去就也，去无甚，就少愈多。风不动，火不出，大人不言，小人无述，火之出也必待薪，大人之言必有信，有信而真，何往不成。河水深，壤在山，丘陵高，下入渊，阳气盛，变为阴，阴气盛，变为阳，故欲不可盈，乐不可极。忿无恶言，怒无作色，是谓计得。火上炎，水下流，圣人之道，以类相求。圣人偃阳，天下和同，偃阴，天下溺沉。

老子曰：积薄成厚，积卑成高，君子日汲汲以成辉，小人日快快以至辱，其消息也虽未能见，故见善如不及，宿不善如不祥。苟向善，虽过无怨，苟不向善，虽忠来恶，故怨人不如自怨，勉求诸人，不如求诸己。声自召也，类自求也，名自命也，人自官也，无非己者，操锐以刺，操刃以击，何怨于人，故君子慎微。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冲气以为和，和居中央，是以木实生于心，草实生于英，卵胎生于中央，不卵不胎，生而须时。地平则水不流，轻重均则衡不倾，物之生化也，有感以然。

老子曰：山致其高而云雨起焉，水致其深而蛟龙生焉，君子致其道而德泽流焉。夫有阴德者必有阳报，有隐行者必有昭名，树黍者不获稷，树怨者无报德。

卷第七

## 微明

老子曰：道可以弱，可以强，可以柔，可以刚，可以阴，可以阳，可以幽，可以明，可以苞裹天地，可以应待无方。知之浅不知之深，知之外不知之内，知之麤不知之精，知之乃不知，不知乃知之，孰知知之为不知，不知之为知乎！夫道不可闻，闻而非也，道不可见，见而非也，道不可言，言而非也，孰知形之不形者乎！故「天下皆知善之为善也，斯不善矣！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」

文子问曰：人可以微言乎？

老子曰：何为不可？唯知言之谓乎！夫知言之谓者，不以言言也。争鱼者濡，逐兽者趋，非乐之也，故至言去言，至为去为，浅知之人，所争者末矣，夫「言有宗，事有君，夫为无知，是以不吾知。」

文子问曰：为国亦有法乎？

老子曰：今夫挽车者，前呼邪●，后亦应之，此挽车劝力之歌也，虽郑卫胡楚之音，不若此之义也。治国有礼，不在文辩。「法令滋彰，盗贼多有。」

老子曰：道无正而可以为正，譬若山林而可以为材，材不及山林，山林不及云雨，云雨不及阴阳，阴阳不及和，和不及道。道者，「所谓无状之状，无物之象也」，无达其意，天地之间，可陶冶而变化也。

老子曰：圣人立教施政，必察其终始，见其造恩，故民知书则德衰，知数而仁衰，知券契而信衰，知机械而实衰。瑟不鸣而二十五弦各以其声应，轴不运于己而三十辐各以其力旋，弦有缓急，然后能成曲，车有劳佚，然后能致远，使有声者，乃无声者也，使有转力者，乃无转也。上下异道，易治即乱，位高而道大者从，事大而道小者凶。小德害义，小善害道，小辩害治，苛悄伤德。大正不险，故民易导，至治优游，故下不贼，至忠复素，故民无伪匿。

老子曰：相坐之法立，则百姓怨，减爵之令张，则功臣叛，故察于刀笔之迹者，不知治乱之本，习于行阵之事者，不知庙战之权。圣人先福于重关之内，虑患于冥冥之外，愚者惑于小利而忘大害，故事有利于小而害于大，得于此而忘于彼。故仁莫大于爱人，智莫大于知人，爱人即无怨刑，知人即无乱政。

老子曰：江河之大，溢不过三日，飘风暴雨，日中不出须臾止。德无所积而不忧者，亡其及也，夫忧者所以昌也，喜者所以亡也，故善者以弱为强，转祸为福，道冲而之又不满也。

老子曰：清静恬和，人之性也，仪表规矩，事之制也，知人之性则自养不悖，知事之制则其举措不乱。发一号，散无竞，总一管，谓之心；见本而知末，执一而应万，谓之术；居知所为，行知所之，事知所乘，动知所止，谓之道。使人高贤称誉己者，心之力也，使人卑下诽谤己者，心之过也，言出于口

，不可止于人，行发于近，不可禁于远。事者难成易败，名者难立易废，凡人皆轻小害，易微事，以至于患。夫祸之至也，人自生之，福之来也，人自成之，祸与福同门，利与害相邻，自非至精，莫之能分，是故智虑者，祸福之门户也，动静者，利害之枢机也，不可不慎察也。

老子曰：人皆知治乱之机，而莫知全生之具，故圣人论世而为之事，权事而为之谋。圣人能阴能阳，能柔能刚，能弱能强，随时动静，因资而立功，睹物往而知其反，事一而察其变，化则为之象，运则为之应，是以终身行之无所困。故事或可言而不可行者，或可行而不可言者，或易为而难成者，或难成而易败者。所谓可行而不可言者，取舍也，可言而不可行者，诈伪也，易为而难成者，事也，难成而易败者，名也。此四者，圣人之所留心也，明者之所独见也。

老子曰：道者敬小微，动不失礼，百射重戒，祸乃不滋，计福勿及，虑祸过之，同日被相，蔽者不伤，愚者有备与智者同功。夫积爱成福，积憎成祸，人皆知救患，莫知使患无生，夫使患无生易，施于救患难。今人不务使患无生，而务施救于患，虽神人不能为谋。患祸之所由来，万万无方，圣人深居以避患，静默以待时，小人不知祸福之门，动而陷于刑，虽曲为之备，不足以金身。故上士先避患而后就利，先远辱而后求名，故圣人常从事于无形之外，而不留心于已成之内，是以祸患无由至，非誉不能尘垢。

老子曰：凡人之道，心欲小，志欲大，智欲圆，行欲方，能欲多，事欲少。所谓心欲小者，虑患未生，戒祸慎微，不敢纵其欲也。志欲大者，兼包万国，一齐殊俗，是非辐辏，中为之毂也。智圆者，终始无端，方流四远，渊泉而不竭也。行方者，直立而不挠，素白而不污，穷不易操，达不肆志也。能多者，文武备具，动静中仪，举错废置，曲得其宜也。事少者，乘要以偶众，执约以治广，处静以持躁也。故心小者，禁于微也；志大者，无不怀也；智圆者，无不知也；行方者，有不为也；能多者，无不治也；事少者，约所持也。故圣人之于善也，无小而不行，其于过也，无微而不改。行不用巫覡，而鬼神不敢先，可谓至贵矣，然而战战栗栗，日慎一日，是以无为而一之成也。愚人之智，固已少矣，而所为之事又多，故动必穷。故以政教化，易而必成，以邪教化，其势难而必败，舍其易而必成，从事于难而必败，愚惑之所致。

老子曰：福之起也绵绵，祸之生也纷纷，祸福之数微而不可见，圣人见其始终，故不可不察。明主之赏罚，非以为己，以为国也，适于己而无功于国者，不施赏焉，逆于己而便于国者，不加罚焉。故义载乎宜谓之君子，遗义之宜谓之小人。通智得而不劳，其次劳而不病，其下病而不劳。古之人味而不舍也，今之人舍而不味也。纣为象箸而箕子唏，鲁以偶人葬而孔子叹，见其所始即

知其所终。

老子曰：仁者人之所慕也，义者人之所高也，为人所慕，为人所高，或身死国亡者，不周于时也，故知义而不知世权者，不达于道也。五帝贵德，三王用义，五伯任力，今取帝王之道，施五伯之世，非其道也。故善也否同非誉俗趋行等逆顺左右。知天之所为，知人之所行，即有以经于世矣。知天而不知人，即无以与俗交，知人而不知天，即无以与道游。直志适情，即坚强贼之，以身役物，即阴阳食之。得道之人，外化而内不化，外化所以知人也，内不化所以全身也，故内有一定之操，而外能屈伸，与物推移，万举而不陷，所贵乎道者，贵其龙变也。守一节推一行，虽以成满犹不易，拘于小好而塞于大道。道者，寂寞以虚无，非有为于物也，不以有为于己也，是故举事而顺道者，非道者之所为也，道之所施也。天地之所覆载，日月之所照明，阴阳之所煦，雨露之所润，道德之所扶，皆词一和也。是故能戴大圆者履大方，镜大清者视大明，立太平者处大堂，能游于冥冥者，与日月同光，无形而生于有形，是故真人托期于灵台，而归居于物之初，视于冥冥，听于无声，冥冥之中独有晓焉，寂寞之中独有照焉。其用之乃不用，不用而后能用之也，其知之乃不知，不知而后能知之也。道者，物之所道也，德者，生之所扶也，仁者，积恩之证也，义者，比于心而合于众适者也。道灭而德兴，中世守德而不怀，下世绳绳唯恐失仁。故君子非义无以活，失义则失其所以活，小人非利无以活，失利则失其所以活，故君子惧失义，小人惧失利，观其所惧，祸福异矣。

老子曰：事或欲利之，适足以害人，害之乃足以利之。夫病温而强食之，病渴而饮之寒，此众人之所养也，而良医所以为病也。悦于目，悦于心，愚道所利，有道者之所避。圣人者先连而后合，众人先合而后连，故祸福之门，利害之反，不可不察也。

老子曰：有功离仁义者即见疑，有罪有仁义者必见信，故仁义者，事之常顺也，天下之尊爵也。虽谋得计当，虑忠解图国存，其事有离仁义者，其功必不遂。言虽无中于策，其计无益于国，而心周于君，合于仁义者，身必存，故曰言百计常不当者，不若舍趋而审仁义也。

老子曰：教本乎君子，小人被其泽，利本乎小人，君子享其功，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，则通功易食而道达矣。人多欲即伤义，多忧即害智，故治国，乐所以存，虐国，乐所以亡。水下流而广大，君下臣而聪明，君不与臣争而治道通，故君，根本也，臣，枝叶也，根本不美而枝叶茂者，未之有也。

老子曰：慈父之爱子者，非求其报，不可内解于心；圣主之养民，非为士用也，性不得已也，及恃其力，赖其功勋而必穷，有以为则恩不接矣。故用众人之所爱，则得众人之力，举众人之所喜，则得众人之心，故见其所始，则知

其所终。

老子曰：人以义爱，党以群强，是故得之所施者博，则威之所行者远，义之所加者薄，则武之所制者小。

老子曰：以不义得之，又不布施，患及其身，不能为人，又无以自为，可谓愚人，无以异于梟爱其子也，故「持而备之，不如其已，揣而锐之，不可长保。」德之中有道，道之中有德，其化不可极，阳中有阴，阴中有阳，万事尽然，不可胜明。福至祥存，祸至祥先，见祥而不为善，则福不来，见不祥而行善，则祸不至，利与害同门，祸与福同邻，非圣人莫之能分，故曰「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，孰知其极。」人之将疾也，必先甘鱼肉之味，国之将亡也，必先恶忠臣之语，故疾之将死者，不可为良医，国之将亡者，不可为忠谋。修之身，然后可以治民，居家理，治然后可移官长，故曰「修之身，其德乃真，修之家，其德乃有余，修之国，其德乃丰。」民之所以生活，衣与食也，事周于衣食则有功，不周于衣食则无功，事无功德不长。故随时而不成，无更其刑，顺时而不成，无更其理，时将复起，是谓道纪。帝王富其民，霸王富其地，危国富其吏，治国若不足，亡国困仓虚，故曰「上无事而民自富，上无为而民自化。」起师十万，日费千金，「帅旋之后，必有凶年」，故「兵者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宝也」。「和大怨必有余怨」，奈何其为不善也。古者亲近不以言，来远不以言，使近者悦，远者来。与民同欲则和，与民同守则固，与民同念者知，得民力者富，得民誉者显，行有召寇，言有致祸，无先人言，后人已。附耳之语，流闻千里，言者祸也，舌者机也，出言不当，驷马不追。昔者中黄子曰：天有五方，地有五行，声有五音，物有五味，色有五章，人有五位，故天地之间有二十五人也。上五有神人、真人、道人、至人、圣人，次五有德人、贤人、智人、善人、辩人，中五有公人、忠人、信人、义人、礼人，次五有士人、工人、虞人、农人、商人，下五有众人、奴人、愚人、肉人、小人，上五之与下五，犹人之与牛马也。圣人者以目视，以耳听，以口言，以足行。真人者，不视而明，不听而聪，不行而从，不言而公。故圣人所以动天下者，真人未尝过焉，贤人所以矫世俗者，圣人未尝观焉。所谓道者，无前无后，无左无右，万物玄同，无是无非。

## 卷第八

### 自然

老子曰：清虚者，天之明也，无为者，治之常也，去恩惠，舍圣智，外贤能，废仁义，灭事故，弃佞辩，禁奸伪，则贤不肖者齐于道矣。静则同，虚则通，至德无为，万物皆容，虚静之道，天长地久，神微周盈，于物无宰。十二月运行，周而复始，金木水火土，其势相害，其道相待。故至寒伤物，无寒不

可，至暑伤物，无暑不可，故可与不可皆可，是以大道无所不可，可在其理，见可不趋，见不可不去，可与不可，相为左右，相为表里。凡事之要，必从一始，时为之纪，自古及今，未尝变易，谓之天理。上执大明，下用其光，道生万物，理于阴阳，化为四时，分为五行，各得其所，与时往来，法度有常，下及无能，上道不倾，群臣一意，天地之道无为而备，无求而得，「是以知其无为而有益也。」

老子曰：朴，至大者无形状，道，至大者无度量，故天员不中规，地方不中矩。往古来今谓之宙，四方上下谓之宇，道在中而莫知其所，故见不远者，不可与言大，知不博者，不可与论至。夫道与物通者，无以相非，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，其得民心一也。若夫规矩勾绳，巧之具也，而非所以巧也，故无弦虽师文不能成其曲，徒弦则不能独悲，故弦，悲之具也，非所以为悲也。至于神和，游于心手之间，放意写神，论爱而形于弦者，父不能以教子，子亦不能受之于父，此不传之道也。故肃者形之君也，而寂寞者音之主也。

老子曰：天地之道，以德为主，道为之命，物以自正。至微甚内，不以事贵，故不待功而立，不以位为尊，不待名而显，不须礼而庄，不用兵而强。故道立而不教，明照而不察，道立而不教者，不夺人能也，明照而不察者，不害其事也。夫教道者，逆于德，害于物，故阴阳四时，金木水火土，同道而异理，万物同情而异形。智者不相教，能者不相受，故圣人立法，以导民之心，各使自然，故生者无德，死者无怨。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，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。夫慈爱仁义者，近狭之道也，狭者入大而迷，近者行远而惑，圣人之道，入大不迷，行远不惑，常虚自守，可以为极，是谓天德。

老子曰：圣人天覆地载，日月照临，阴阳和，四时化，怀万物而不同，无故无新，无疏无亲，故能法天者，天不一时，地不一材，人不一事，故绪业多端，趋行多方。故用兵者，或轻或重，或贪或廉，四者相反，不可一也，轻者欲发，重者欲止，贪者欲取，廉者不利非其有也。故勇者可令进斗，不可令持坚，重者可令固守，不可令凌敌，贪者可令攻取，不可令分财，廉者可令守分，不可令进取，信者可令持约，不可令应变，五者，圣人兼用而材使之。夫天地不怀一物，阴阳不产一类，故海不让水潦以成其大，山林不让枉桡以成其崇，圣不辞其负薪之言以广其名。夫守一隅而遗万方，取一物而弃其余，则所得者寡，而所治者浅矣。

老子曰：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载，日月之所照，形殊性异，各有所安，乐所以为乐者，乃所以为悲也，安所以为安者，乃所以为危也。故圣人之牧民也，使各便其性，安其居，处为其所能，周其所适，施其所宜，如此即万物一齐，无由相过。天下之物，无贵无贱，因其所贵而贵之，物无不贵，因其所贱而

贱之，物无不贱，故不尚贤者，言不放鱼于木，不沈鸟于渊。昔尧之治天下也，舜为司徒，契为司马，禹为司空，后稷为田畴，奚仲为工师，其导民也，水处者渔，林处者采，谷处者牧，陵处者田，地宜事，事宜其械，械宜其材，皋泽织网，陵坡耕田，如是外民得以所有易所无，以所工易所拙。是以离叛者寡，听从者众，若风之过萧，忽然而感之，各以清浊应，物莫不就其所利，避其所害。是以邻国相望，鸡狗之音相闻，而足迹不接于诸侯之境，车轨不结于千里之外，皆安其居也。故乱国若盛，治国若虚，亡国若不足，存国若有余。虚者，非无人也，各守其职也，盛者，非多人也，皆徼于未也，有余者，非多财也，欲节事寡也，不足者，非无货也，民鲜而费多也，故先王之法，非所作也，所因也，其禁诛，非所为也，所守也，上德之道也。

老子曰：以道治天下，非易人性也，因其所有而循畅之，故因即大，作即小。古之渎水者，因水之流也，生稼者，因地之宜也，征伐者，因民之欲也，能因则无敌于天下矣。物必有自然而人事有治也，故先王之制法，因民之性而为之节文，无其性，不可使顺教，无其资，不可使遵道。人之性有仁义之资，其非圣人为之法度，不可使向方，因其所恶以禁奸，故刑罚不用，威行如神，因其性即天下听从，拂其性即法度张而不用。道德者，则功名之本也，民之所怀也，怀之则功名立。古之善为君者法江海，江海无为以成其大，洼下以成其广，故能长久，为天下溪谷，其德乃足，无为能取百川，不求故能得，不行故能至，是以取天下而无事。不自奉故富，不自见故明，不自矜故长，处不肖之地，故为天下王，不争故莫能与之争，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，江海近于道，故能长久，与天地相保。公正修道，即功成不有，不有即强固，强固而不以暴人，道深即德深，德深即功名遂成，此谓玄德深矣！远矣！其与物反矣！天下有始，莫知其理，唯圣人能知所以，非雄非雌，非牝非牡，生而不死，天地以成，阴阳以形，万物以生。故阴与阳，有员有方，有短有长，有存有亡，道为之命，幽沉而光事，于心甚微，于道甚当，死生同理，万物变化，合于一道。简生忘死，何往不寿，去事与言，慎无为也。守道周密，于物不宰，至微无形，天地之始，万物同于道而殊形，至微无物，故能周恤，至大无外，故为万物盖，至细无内，故为万物贵。道之存生，德之安形，至道之度，去好去恶，无有知故，易意和心，无以道迁。夫天地专而为一，分而为二，交而合之，上下不失，专而为一，分而为五，反而合之，必中规矩。夫道至亲不可疏，至近不可远，求之近者，往而复反。

老子曰：帝者有名，莫知其情，帝者贵其德，王者尚其义，霸者迫于理。圣人之道，于物无有，道挟然后任智，德薄然后任形，明浅然后任察。任智者中心乱，任刑者上下怨，任察者下求善以事上即弊。是以圣人因天地以变化

，其德乃天覆而地载，道之以时，其养乃厚，厚养即治，虽有神圣，人何以易之。去心智，故省刑罚，反清静，物将自正。道之为君如尸，俨然玄默，而天下受其福，一人被之不哀，万人被之不徧。是故重为惠，重为暴，即道迕矣。为惠者布施也，无功而厚赏，无劳而高爵，即守职懈于官，而游居者亟于进矣。夫暴者妄诛也，无罪而死亡，行道者而被刑，即修身不劝善，而为邪行者轻犯上矣。故为惠者即生奸，为暴者即生乱，奸乱之俗，亡国之风也。故国有诛者而主无怒也，朝有赏者而君无与也，诛者不怨君，罪之当也，赏者不德上，功之致也，民知诛赏之来，皆生于身，故务功修业，不受赐于人，是以朝廷芜而无迹，田野辟而无秽，故太上下知而有之。王道者，处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清静而不动，一度而不摇，因循任下，责成不劳，谋无失策，举无过事，言无文章，行无仪表，进退应时，动静循理，美丑不好憎，赏罚不喜怒。名各自命，类各自以，事由自然，莫出于己，若欲狭之，乃是离之，若欲饰之，乃是贼之。天气为魂，地气为魄，反之玄妙，各处其宅，守之勿失，上通太一，太一之精，通合于天。天道嘿嘿，无容无则，大不可极，深不可测，常与人化，智不能得，轮转无端，化逐如神，虚无因循，常后而不先。其听治也，虚心弱志，清明不闇，是故群臣辐凑并进，无愚智贤不肖，莫不尽其能，君得所以制臣，臣得所以事君，即治国之所以明矣。

老子曰：知而好问者圣，勇而好问者胜，乘众人之智者即无不任也，用众人之力者即无不胜也，用众人之力者，乌获不足恃也，乘众人之势者，天下不足用也。无权不可为之势，而不循道理之数，虽神圣人不能以成名。故圣人举事，未尝不因其资而用之也，有一形者处一位，有一能者服一事，力胜其任，即举者不重也，能胜其事，即为者不难也。圣人兼而用之，故人无弃人物无弃材。

老子曰：所谓无为者，非谓其引之不来，推之不去，迫而不应，感而不动，坚滞而不流，卷握而不散，谓其私志不入公道，嗜欲不挂正术，循理而举事，因资而立功，推自然之势，曲故不得容，事成而身不伐，功立而名不有，若夫水用舟，涉用●，泥用輶，山用橐，夏渎冬陂，因高为山，因下为池，非吾所为也。圣人不耻身之贱，恶道之不行也，不忧命之短，忧百姓之穷也，故常虚而无为，抱素见朴，不与物杂。

老子曰：古之立帝王者，非以奉养其欲也，圣人践位者，非以逸乐其身也，为天下之民，强陵弱，众暴寡，诈者欺愚，勇者侵怯，又为其怀智诈不以相教，积财不以相分，故立天子以齐一之。一人之明，不能遍照海内，故立三公九卿以辅翼之。为绝国殊俗，不得被泽，故立诸侯以教诲之。是以天地四时无不应也，官无隐事，国无遗利，所以衣寒食饥，养老弱，息劳倦，无不以也。

神农形悴，尧瘦，舜黧黑，禹胼胝，伊尹负鼎而干汤，吕望鼓刀而入周，百里奚传卖，管仲束缚，孔子无黔突，墨子无暖席，非以贪禄慕位，将欲事起于天下之利，除万民之害也。自天子至于庶人，四体不勤，思虑不困，于事求赡者，未之闻也。

老子曰：所谓天子者，有天道以立天下也。立天下之道，执一以为保，反本无为，虚静无有，忽慌无无际，远无所止，视之无形，听之无声，是谓大道之经。

老子曰：夫道者，体员而法方，背阴而抱阳，左柔而右刚，履幽而戴明，变化无常，得一之原，以应无方，是谓神明。天员而无端，故不得观，地方而无涯，故莫窥其门，天化遂无形状，地生长无计量。夫物有胜，唯道无胜，所以无胜者，以其无常形势也，轮转无形，象日月之运行，若春秋之代谢，日月之昼夜，终而复始，明而复晦，制形而无形，故功可成，物物而不物，故胜而不屈。庙战者帝，神化者王，庙战者法天道，神化者明四时，修正于境内，而远方怀德，制胜于未战，而诸侯宾服也。古之得道者，静而法天地，动而顺日月，喜怒合四时。号令比雷霆，音气不戾八风，诘伸不获五度。因民之欲，乘民之力，为之去残除害，夫同利者相死，同情者相成，同行者相助，循己而动，天下为斗。故善用兵者，用其自为用，不能用兵者，用其为己用，用其自为用，天下莫不可用，用其为己用，无一人之可用也。

## 卷第九

### 下德

老子曰：治身，太上养神，其次养形，神清意平，百节皆宁，养生之本也，肥肌肤，充腹肠，供嗜欲，养生之末也。治国，太上养化，其次正法，民交让争处卑，财利争受少，事力争就劳，日化上而迁善，不知其所以然，治之本也，利赏而劝善，畏刑而不敢为非，法令正于上，百姓服于下，治之末也，上世养本，而下世事末。

老子曰：欲治之主不世出，可与治之臣不万一，以不世出求不万一，此至治所以千岁不一也。盖霸王之功不世立也，顺其善意，防其邪心，与民同出一道，则民可善，风俗可美。所贵圣人者，非贵其随罪而作刑也，贵其知乱之所生也。若开其锐端，而纵之放僻淫佚，而弃之以法，随之以刑，虽残贼天下不能禁其奸矣。

老子曰：身处江海之上，心在魏阙之下，即重生，重生即轻利矣。犹不能自胜即从之，神无所害也，不能自胜而强不从，是谓重伤，重伤之人无寿类矣。故曰：知和曰常，知常曰明，益生曰祥，心使气曰强，是谓玄同，用其光，复归其明。

老子曰：天下莫易于为善，莫难于为不善。所谓为善者，静而无为，适情辞余，无所诱惑，循性保真，无变于己，故曰为善易也。所谓为不善难者，篡弑矫诈，躁而多欲，非人之性也，故曰为不善难也。今之以为大患者，由无常厌度量生也，故利害之地，祸福之际，不可不察。圣人无欲也，无避也，事或欲之，适足以失之，事或避之，适足以就之，志有所欲，即忘其所为，是以圣人审动静之变，而适受与之度，理好憎之情，和喜怒之节。夫动静得即患不侵也，受与适即罪不累也，理好憎即忧不近也，和喜怒即怨不犯也。体道之人不苟得，不让祸，其有不弃，非其有不制，恒满而不溢，常虚而易贍。故自当以道术度量，即食充虚，衣圉寒，足以温饱七尺之形，无道术度量，而以自要尊贵，即万乘之势不足以为快，天下之富不足以为乐，故圣人心平志易，精神内守，物不能惑。

老子曰：胜人者有力，自胜者强。能强者，必用人力者也，能用人力者，必得人心者也，能得人心者，必自得者也，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，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。故为治之本，务在安人，安人之本，在于足用，足用之本，在于不夺时，不夺时之本，在于省事，省事之本，在于节用，节用之本，在于去骄，去骄之本，在于虚无，故知生之情者，不务生之所无以为，知命之情者，不忧命之所无奈何。目悦五色，口惟滋味，耳淫五声，七窍交争，以害一性，日引邪欲竭其天和，身且不能治，奈治天下何，所谓得天下者，非谓其履势位，称尊号，言其运天下心，得天下力也，有南面之名，无一人之誉，此失天下也。故桀纣不为王，汤武不为放，故天下得道，在守四夷，天下失道，守在诸侯，诸侯得道，守在四境，诸侯失道，守在左右。故曰无恃其不吾夺也，恃吾不可夺也，行可夺之道，而非篡弑之行，无益于持天下矣。

老子曰：善治国者，不变其故，不易其常。夫怒者逆德也，兵者凶器也，争者人之所乱也，阴谋逆德，好用凶器，治人之乱，逆之至也。非祸人不能成祸，不如挫其锐，解其纷，和其光，同其尘。人之性情皆愿贤己而疾不及人，愿贤己则争心生，疾不及人则怨争生，怨争生则心乱而气逆，故古之圣王退争怨，争怨不生则心治而气顺，故曰不尚贤使民不争。

老子曰：治物者，不以物以和，治和者，不以和以人，治人者，不以人以君，治君者，不以君以欲，治欲者，不以欲以性，治性者，不以性以德，治德者，不以德以道。以道本人之性，无邪秽，久湛于物即忘其本，即合于若性。衣食礼俗者，非人之性也，所受于外也，故人性欲平，嗜欲害之，唯有道者能遗物反己。有以自鉴，则不失物之情，无以自鉴，则动而惑营。夫纵欲失性，动未尝正，以治生则失身，以治国则乱人，故不闻道者无以反性。古者圣人得诸己，故令行禁止，凡举事者，必先平意清神，神清意平，物乃可正。听失

于非誉，目淫于彩色，而欲得事正即难矣，是以贵虚。故水激则波起，气乱则智昏，昏智不可以为正，波水不可以为平，故圣王执一，以理物之情性。夫一者，至贵无适于天下，圣王托于无适，故为天下命。

老子曰：阴阳陶冶万物，皆乘一气而生。上下离心，气乃上蒸，君臣不和，五谷不登，春肃秋荣，冬雷夏霜，皆贼气之所生也。天地之间，一人之身也，六合之内，一人之形也，故明于性者，天地不能胁也，审于符者，怪物不能惑也。圣人由近以知远，以万里为一同，气蒸乎天地，礼义廉耻不设，万民莫不相侵暴虐，由在乎混冥之中也。廉耻陵，及至世之衰，害多而财寡，事力劳而养不足，民贫苦而忿争生，是以贵仁。人鄙不齐，比周朋党，各推其与，怀机巧诈之心，是以贵义。男女群居，杂而无别，是以贵礼。性命之情，淫而相迫于不得已，则不和，是以贵乐。故仁义礼乐者，所以救败也，非通治之道也。诚能使神明定于天下，而心反其初，则民性善，民性善则天地阴阳从而包之，则财足而人赡，贪鄙忿争之心不得生焉。仁义不害，而道德定而天下，而民不淫于彩色，故德衰然后饰仁义，和失然后调声，礼淫然后饰容。故知道德，然后知仁义不足行也，知仁义，然后知礼乐不足修也。

老子曰：清静之治者，和顺以寂寞，质真而素朴，闲静而不躁，在内而合乎道，出外而同乎义，其言略而循理，其行悦而顺情，其心和而不伪，其事素而不饰，不谋所始，不议所终，安即即留，激即行，通体乎天地，同胃乎阴阳，一和乎四时，明朗乎日月，与道化者为人，机械诈伪莫载乎心。是以天覆以德，地载以乐，四时不失序，风雨不为虐，日月清静而扬光，五星不失其行，此清静之所明也。

老子曰：治世之职易守也，其事易为也，其礼易行也，其责易赏也。是以人不兼官，官不兼士，士农工商，乡别州异，故农与农言藏，士与士言行，工与工言巧，商与商言数。是以士无遗行，工无苦事，农无废功，商无折货，各安其性。异形殊类，易事而不悖，失处而贱，得势而贵。夫先知远见之人，才之盛也，而治世不以责于人，博闻强志，口辩辞给，人知之溢也，而明主不求于下，敖世贱物，不从流俗，士之伉行也，而治世不以为化民。故高不可及者，不以为人量，行不可逮者，不可为国俗，故人才不可专用，而度量道术可世传也。故国治可与愚守也，而军旅可以法同也，不待古之英俊，而人自足者，因其所有而并用之。末世之法，高为量而罪不及也，重为任而罚不胜也，危为其难而诛不敢也，民困于三责，即饰智而诈上，犯邪而行危，虽峻法严刑，不能禁其奸。兽穷即触，鸟穷即啄，人穷即诈，此之谓也。

老子曰：雷霆之声可以钟鼓象也，风雨之变可以音律知也，大可睹者，可得而量也，明可见者，可得而蔽也，声可闻者，可得而调也，色可察者，可得

而别也。夫至大，天地不能函也，至微，神明不能见也，及至建律历，别五色，异清浊，味甘苦，即朴散而为器矣。立仁义，修礼乐，即德迁而为伪矣。民饰智以惊愚，设诈以攻上，天下有能持之，而未能有治之者也。夫智能弥多，而德滋衰，是以至人淳朴而不散。夫至人之治，虚无寂寞，不见可欲，心与神处，形与性调，静而体德，动而理通，循自然之道，缘不得已矣。漠然无为而天下和，淡然无欲而民自朴，不忿争而财足，求者不得，受者不让，德反归焉，而莫之惠。不言之辩，不道之道，若或通焉，谓之天府。取焉而不损，酌焉而不竭，莫知其所求由，谓之摇光，摇光者，资粮万物者也。

老子曰：天爱其精，地爱其平，人爱其情，天之精，日月星辰、雷霆风雨也，地之平，水火金木土也，人之情，思虑聪明喜怒也，故闭其四关，止五道，即与道沦。神明藏于无形，精气反于真，目明而不以视，耳聪而不以听，口当而不以言，心条通而不以思虑，委而不为，知而不矜，直性命之情，而知故不得害。精存于目即其视明，在于耳即其听聪，留于口即其言当，集于心即其虑通，故闭四关即终身无患，四支九窍，莫死莫生，是谓真人。地之生财，大本不过五行，圣人节五行，即治不荒。

老子曰：衡之于左右，无私轻重，故可以为平，绳之于内外，无私曲直，故可以为正，人主之于法，无私好憎，故可以为令，德无所立，怨无所藏，是任道而合人心者也。故为治者，知不与焉，水戾破舟，木击折轴，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，智不载也，故道有智则乱，德有心则险，心有眼则眩。夫权衡规矩，一定而不易，常一而不邪，方行而不留，一日形之，万世传之，无为之为也。人之言曰：国有亡主，世亡亡道，人有穷而理无不通，故无为者，道之宗也。得道之宗，并应无穷，故不因道理之数，而专己之能，其穷中远。夫人君者不出户以知天下者，因物以识物，因人以知人。故积力之所举，即无不胜也，众智之为，即无不成也。千人之众无绝粮，万人之群无废功，工无异伎，士无兼官，各守其职，不得相予，人得所宜，物得所安，是以器械不恶，职事不慢也。夫责少易偿也，职寡易守也，任轻易劝也，上操约少之分，下效易为之功，是以居日久而不相厌也。

老子曰：帝者体太一，王者法阴阳，霸者则四时，君者用六律。体太一者，明于天地之情，通于道德之伦，聪明照于日月，精神通于万物，动静调于阴阳，嗔怒和于四时，覆露皆道，溥洽而无私，蜎飞蠕动，莫不依德而生，德流方外，名声传乎后世。法阴阳者，承天地之和，德与天地参，光明与日月并照，精神与鬼神齐灵，圆履方，枹表寝绳，内能理身，外得人心，发施号令，天下从风，则四时者，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取与有节，出入有量，喜怒刚柔，不离其理，柔而不脆，刚而不折，宽而不肆，肃而不悖，优游委顺，以养群

类，其德含愚而容不肖，无所私爱也。用六律者，生之与杀也，赏之与罚也，与之以夺也，非此无道也，伐乱禁暴，兴贤废不肖，匡邪以为正，怀险以为平，矫枉以为直，明于施令，开塞之道，乘时因势，以服役人心者也。帝者体阴阳即寝，王者法四时即削，霸者用六律即辱，君者失准绳即废，故小而行大即穷塞而不亲，大而行小即狭隘而不容。

老子曰：地广民众，不足以为强，甲坚兵利，不可以恃胜，城高池深，不足以为固，严刑峻罚，不足以为威。为存政者，虽小必存焉，为亡政者，虽大必亡焉。故善守者无与御，善战者无与斗，乘时势，因民欲，而天下服。故善为政者，积其德，善用兵者，畜其怒，德积而民可用也，怒畜而威可立也。故文之所加者，深则权之所服者大，德之所施者博，则威之所制者广，广即我强而适弱。善用兵者，先弱敌而后战，故费不半而功十倍。故千乘之国行文德者王，万乘之国好用兵者亡，王兵先胜而后战，败兵先战而后求胜，此不明于道也。

## 卷第十

### 上仁

老子曰：君子之道，静以修身，俭以养生。静即下不扰，下不扰即民不怨，下扰即政乱，民怨即德薄，政乱贤者不为谋，德薄勇者不为斗。乱主则不然，一日有天下之富，处一主之势，竭百姓之力，以奉耳目之欲，志专于宫室台榭，沟池苑囿，猛兽珍怪，贫民饥饿，虎狼戾豺豸，百姓冻寒，宫室衣绮绣，故人主畜兹无用之物，而天下不安其性命矣。

老子曰：非恬漠无以明德，非宁静无以致远，非宽大无以并覆，非正平无以制断，以天下之目视，以天下之耳听，以天下之心虑，以天下之力争，故号令能下究，而臣情得上闻，百官条通，群臣辐凑。喜不以赏赐，怒不以罪诛，法令察而不苟，耳目通而不闇，善否之情，日陈于前而不逆，故贤者尽其智，不肖者竭其力，近者安其性，远者怀其德，得用人之道。夫乘舆马者，不劳而致千里，乘舟楫者不游而济江海，使言之而是，虽商夫刍菹，犹不可弃也，言之而非，虽在人君卿相，犹不可用也，是非之处，不可以贵贱尊卑论也。其计可用，不羞其位，其言可行，不贵其辩，闇主则不然，群臣尽诚效忠者，希不用其身也，而亲习邪枉，贤者不能见也，疏远卑贱，竭力尽忠者不能闻也。有言者穷之以辞，有谏者诛之以罪，如此而欲安海内、存万方，其离聪明亦以远矣。

老子曰：能尊生，虽富贵不以养伤身，虽贫贱不以利累形。今受先祖之遗爵，必重生之所由来之矣，而轻失之，岂不惑哉。贵以身治天下，可以寄天下，爱以身治天下，所以托天下矣。

文子问治国之本。

老子曰：本在于治身，未尝闻身治而国乱，身乱而国治也。故曰：修之身，其德乃真。道之所以至妙者，父不能以教子，子亦不能受之于父，故道可道，非常道也，名可名，非常名也。

文子问曰：何行而民亲其上？

老子曰：使之以时而敬慎之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天地之间，善即吾畜也，不善即吾雠也，昔者夏商之臣，反雠桀纣，而臣汤武，宿沙之民，自攻其君，归神农氏，故曰：「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也。」

老子曰：治大者，道不可以小，地广者，制不可以狭，位高者，事不可以烦，民众者，教不可以苛。事烦难治，法苛难行，求多难贍，寸而度之，至丈必差，铢而解之，至石必过，石称丈量，径而寡失，大较易为智，曲辩难为慧。故无益于治，有益于乱者，圣人不为也，无益于用者，有益于费者，智者不行也。故功不厌约，事不厌省，求不厌寡，功约易成，事省易治，求寡易贍，任于众人则易。故小辩害义，小义破道，道小必不通，通必简。河以逶迤故能远，山以陵迟故能高，道以优游故能化。夫通于一伎，审于一事，察于一能，可以曲说，不可以广应也。夫调音者，小弦急，大弦缓，立事者，贱者劳，贵者佚。道之言曰：芒芒昧昧，因天之威，与天同气。同气者帝，同义者王，同功者霸，无一焉者亡。故不言而信，不施而仁，不怒而威，是以天心动化者也。施而仁，言而信，怒而威，是以精诚为之者也，施而不仁，言而不信，怒而不威，是以外貌为之者也。故有道以理之，法虽少，足以治，无道以理之，法虽众，足以乱。

老子曰：鲸鱼失水，则制于蝼蚁，人君舍其所守，而与臣争事，则制于有司，以无为持位，守职者以听从取容，臣下藏智而不用，反以事专其上。人君者，不任能而好自为，则智日困而自负责，数穷于下，则不能申理，行堕于位，则不能持制，智不足以为治，威不足以行刑，则无以与下交矣。喜怒形于心，嗜欲见于外，则守职者离正而阿上，有司枉法而从风，赏不当功，诛不应罪，则上下乖心，君臣相怨，百官烦乱而智不能解，非誉萌生而明不能照，非己之失而反自责，则人主愈劳，人臣愈佚，是以代大匠斲者，希有不伤其手。与马逐走，筋绝不能及也，上车摄辔，马死衡下，伯乐相之，王良御之，明主求之，无御相之劳而致千里，善乘人之贤也。人君之道，无为而有就也，有立而无好也，有为即议，有好即谏，议即可夺，谏即可诱。夫以建而制于人者，不能持国，故善建者不拔，言建之无形也，唯神化者，物莫能胜。中欲不出谓之闭，外邪不入谓之闭，中外闭，何事不节，外闭中，何事不成。故不用之，不为之，而有用之，而为之，不伐之言，不夺之事，循名责实，使自有司，以不

知为道，以禁苛为主，如此则百官之事，各有所考。

老子曰：食者人之本也，民者国之基也，故人君者，上因天时，下尽地理，中用人力。是以群生遂长，万物蕃殖，春伐枯槁，夏收百果，秋蓄蔬食，冬取薪杪，以为民资，生无乏用，死无传口。先王之法，不掩群而取馘●，不个泽而渔，不焚林而猎，豺未祭兽，置罟不得通于野，獭未祭鱼，网罟不得入于水，鹰隼未击，罗网不得张于皋，草木未落，斤斧不得入于山林，昆虫未蛰，不得以火田，育孕不牧，鷩卵不探，鱼不长尺不得取，犬豕不期年不得食，是故万物之发若蒸气出，先王之所以应时修备，富国利民之道也，非目见而足行之，欲利民者也不忘乎心，即人自备矣。

老子曰：古者，明君取下有节，自养有度，必计岁而收，量民积聚，知有余不足之数，然后取奉，如此，即得承所受于天地，而离于饥寒之患。其憺怛于民也，国有饥者，食不重味，民有寒者，冬不被裘，与民同苦乐，即天下无哀民。闇主即不然，取民不裁其力，求下不量其积，男女不得耕织之业，以供上求，力勤财尽，有旦无暮，君臣相疾。且人之为生也，一人跣来而耕，不益十，中田之收不过四石，妻子老弱仰之而食，或时有灾害之患，以供上求，即人主愍之矣。贪主暴君，涸渔其下，以适无极之欲，则百姓不被天和、履地德矣。

老子曰：天地之气，莫大于和，和者，阴阳调，日夜分，故万物春分而生，秋分而成，生与成，必得和之精。故积阴不生，积阳不化，阴阳交接，乃能成和。是以圣人之道，宽而栗，严而温，柔而直，猛而仁。夫太刚则折，太柔则卷，道正在于刚柔之间。夫绳之为度也，可卷而怀也，引而申之，可直而布也，长而不横，短而不穷，直而不刚，故圣人体之。夫恩推即懦，懦即不威，严推即猛，猛即不和，爱推即纵，纵即不令，刑推即祸，祸即无亲，是以贵和也。

老子曰：国之所以存者，得道也，所以亡者，理塞也，故圣人见化以观其征。德有昌衰，风为先萌，故得生道者，虽小必大，有亡征者，虽成必败。国之亡也，大不足恃，道之行也，小不可轻，故存在得道，不在于小，亡在失道，不在于大。故乱国之主，务于地广，而不务于仁义，务在高位，而不务于道德，是舍其所以存，造其所以亡也。若上乱三光之明，下失万民之心，孰不能承，故审其己者，不备诸人也。古之为道者，深行之谓之道德，浅行之谓之仁义，薄行之谓之礼智，此六者，国家之纲维也。深行之则厚得福，浅行之则薄得福，尽行之天下服。古者修道德即正天下，修仁义即正一国，修礼智即正一乡，德厚者大，德薄者小。故道不以雄武立，不以坚强胜，不以贪竞得，立在天下推己，胜在天下自服，得在天下与之，不在于自取，故雌牝即立，柔弱即

胜，仁义即得，不争即莫能与之争，故道之在于天下也，譬犹江海也。天之道，为者败之，执者失之，夫欲名是大而求之争之，吾见其不得已，而虽执而得之，不留也。夫名不可求而得也，在天下与之，与之者归之，天下所归者，德也，故云：上德者天下归之，上仁者海内归之，上义者一国归之，上礼者一乡归之，无此四者，民不归也。不归用兵即危道也，故曰：「兵者，不祥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。」杀伤人，养而勿美，故曰：「死地，荆棘生焉，以悲哀泣之，以丧礼居之。」是以君子务于道德，不重用兵也。

文子问：仁义礼何以为薄于道德也？

老子曰：为仁者，必以哀乐论之，为义者，必以取与明之，四海之内，哀乐不能遍，竭府库之财货，不足以赡万民，故知不如修道而行德，因天地之性，万物自正而天下赡，仁义因附，「是以大丈夫居其厚，不居其薄。」夫礼者，实之文也，仁者，恩之效也，故礼因人情而制，不过其实，仁不溢恩，悲哀抱于情，送死称于仁。夫养生不强人所不能及，不绝人所不能已，度量不失其适，非誉无由生矣，故制乐足以合欢，喜不出于和，明于死生之分，通于侈俭之适也。末世即不然，言与行相悖，情与貌相反，礼饰以烦，乐扰以淫，风俗溺于世，非誉华于朝，故至人废而不用也。与骥逐走，即人不胜骥，托于车上，即骥不胜人，故善用道者，乘人之资以立功，以其所能，托其所不能。主兴之以时，民报之以财，主遇之以礼，民报之以死，故有危国无安君，有忧主无乐臣。德过其位者尊，禄过其德者凶，德贵无高，义取无多，不以德贵窃位，不以义取盗财。圣人安贫乐道，不以欲伤生，不以利累己，故不违义而取安。古者无德不尊，无能不官，无功不赏，无罪不诛，其进人也以礼，其退人也以义，小人之世，其进人也若上之天，其退人也若内之渊，言古者以疾今也。相马失之瘦，选士失之贫，豚肥充厨，骨骭不官。君子察实，无信谗言，君过而不谏，非忠臣也，谏而不听，君不明也，民沉溺而不忧，非贤言也，故守节死难，人臣之职也，衣寒食饥，慈父之恩也。以大事小谓之变人，以小犯大谓之逆天，前虽祭天，后必入渊，故乡里以齿，老穷不遗，朝廷以爵，尊卑有差。夫崇贵者，为其近君也，尊老者，谓其近亲也，敬长者，谓其近兄也。生而贵者骄，生而富者奢，故富贵不以明道自鉴，而能无为非者寡矣。学而不厌，所以治身也，教而不倦，所以治民也，贤师良友，舍而为非者寡矣。知贤之谓智，爱贤之谓仁，尊仁之谓义，敬贤之谓礼，乐贤之谓乐。古之善为天下者，无为而无不为也，故为天下有容，能得其容，无为而有功，不得其容，动作必凶。为天下容曰，「与兮其若冬涉大川，犹兮其若畏四邻，俨兮其若容，涣兮其若冰之液，敦兮其若朴，混兮其若浊，广兮其若谷」，此为天下容。与兮其若冬涉大川者，不敢行也，犹兮其若畏四邻者，恐四伤也，俨兮其若容者

，谦恭敬也，涣兮其若冰之液者，不敢积藏也，敦兮其若朴者，不敢廉成也，混兮其若浊者，不敢明清也，广兮其若谷者，不敢盛盈也，不敢行者，退不敢先也，恐自伤者，守柔弱不敢矜也，谦恭敬者，自卑下尊敬人也，不敢积藏者，自损弊不敢坚也，不敢廉成者，自亏缺不敢全也，不敢清明者，处浊辱而不敢新鲜也，不敢盛盈者，见不足而不敢自贤也。夫道，退故能先，守柔弱故能矜，自卑下故能高人，自损弊故实坚，自亏缺故盛全，处浊辱故新鲜，见不足故能贤，道无为而无不为也。

## 卷第十一

### 上义

老子曰：凡学者，能明于天人之分，通于治乱之本，澄心清意以存之，见其终始反其虚无，可谓达矣。治之本，仁义也，其末，法度也。人之所生者，本也，其所不生者，末也，本末，一体也，其两爱之，性也，先本后末，谓之君子，先末后本，谓之小人。法之生也，以辅义，重法弃义，是贵其冠履而忘其首足也。重仁义者，广崇也，不益其厚而张其广者毁，不广其基而增其高者覆，故不大其栋，不能任重，任重莫若栋，任国莫若德。人主之有民，犹城中之有基，木之有根，根深即本固，基厚即上安。故事不本于道德者，不可以为经，言不合于先王者，不可以为道，便说掇取，一行一切之术，非天下通道也。

老子曰：治人之道，其犹造父之御驷马也，齐辑之乎辔衔，正度之乎胸膺，内得于中心，外合乎马志，故能取道致远，气力有余，进退还曲，莫不如意，诚得其术也。今夫权势者，人主之车舆也，大臣者，人主之驷马也，身不可离车舆之安，手不可失驷马之心，故驷马不调，造父不能以取道，君臣不和，圣人不能以为治。执道以御之，中才可尽，明分以示之，奸邪可止，物至而观其变，事来而应其化，近者不乱即远者治矣，不用适然之教，而得自然之道，万举而不失矣。

老子曰：凡为道者，塞邪道，防未然，不贵其自是也，贵其不得为非也，故曰勿使可欲，无日不求，勿使可夺，无日不争，如此即人欲释，而公道行矣。有余者止于度，不足者逮于用，故天下可一也。夫释职事而听非誉，弃功劳而用朋党，即奇伎天长，守职不进，民俗乱于国，功臣争于朝，故有道以御人，无道则制于人矣。

老子曰：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，政教有道而今行为古，苟利于民，不必法古，苟周于事，不必循俗。故圣人法与时变，礼与俗化，衣服器械，各便其用，法度制令，各因其宜，故变古未可非，而循俗未足多也。诵先王之书不若闻其言，闻其言，不若得其所以言，得其所以言者，言不能言也，故「道可道

，非常道也，名可名，非常名也。」圣人所由曰道，犹金石也，一调不可更，事，犹琴瑟也，每终改调。故法制礼乐者，治之具也，非所以为治也，故曲士不可与论至道者，讯寤于俗而束于教。

老子曰：天下几有常法哉！当于世事，得于人理，顺于天地，详于鬼神，即可以正治矣。昔者三皇无制令而民从，五帝有制令而无刑罚，夏后氏不负言，殷人誓，周人盟。末世之衰也，忍垢而轻辱，贪得而寡羞，故法度制令者，论民俗而节缓急，器械者，因时变而制宜适。夫制于法者，不可与远举，拘礼之人，不可使应变，必有独见之明，独闻之聪，然后能擅道而行。夫知法之所由生者，即应时而变，不知治道之源者，虽循终乱，今为学者，循先袭业，握篇籍，守文法，欲以为治，非此不治，犹持方柄而内员凿，欲得宜适亦难矣。夫存危治乱，非智不能，道先称古，虽愚有余，故不用之法，圣人不行为也，不验之言，明主不听也。

文子问曰：法安所生？

老子曰：法生于义，义生于众适，众适合乎人心，此治之要也。法非从天下也，非从地出也，发乎人间，反己自正。诚达其本，不乱于末，知其要，不惑于疑，有诸己，不非于人，无诸己，不责于所立，立于下者，不废于上，所禁于民者，不行于身，故人主之制法也，先以自为检式，故禁胜于身，即令行于民。夫法者，天下之准绳也，人主之度量也，县法者，法不法也，法定之后，中绳者赏，缺绳者诛，虽尊贵者不轻其赏，卑贱者不重其刑，犯法者，虽贤必诛，中度者，虽不肖无罪，是故公道行而和欲塞也。古之置有司也，所以禁民使不得恣也，其立君也，所以制有司使不得专行也，法度道术，所以禁君使无得横断也。人莫得恣，即道胜而理得矣，故反朴无为，无为者，非谓其不动也，言其从己出也。

老子曰：善赏者，费少而劝多，善罚者，刑省而禁奸，善与者，用约而为德，善取者，入多而无怨，故圣人因民之所喜以劝善，因民之所憎以禁奸，赏一人而天下趋之，罚一人而天下畏之，是以至赏不费，至刑不滥，圣人守约而治广，此之谓也。

老子曰：臣道，方论是处，当为事先唱，守职明分，以立成功，故君臣异道即治，同道即乱，各得其宜，处有其当，即上下有以相使也。故枝不得大于干，末不得强于本，言轻重大小有以相制也。夫得威势者，所持甚小，所任甚大，所守甚约，所制甚广，十围之木，持千钧之屋，得所势也，五寸之关，能制开阖，所居要也。下必行之令，顺之者利，逆之即凶，天下莫不听从者，顺也，发号令行禁止者，以众为势也。义者，非能尽利于天下之民也，利一人而天下从之，暴者，非能尽害于海内也，害一人而天下叛之，故举措废置，不可

不审也。

老子曰：屈寸而申尺，小枉而大直，圣人为之，今人君之论臣也，不计其大功，总其略行，而求其小善，即失贤之道也。故人有厚德，元间其小节，人有大誉，元疵其小故。夫人情莫不有所短，成其大略是也，虽有小过，不以为累也，成其大略非也，闾里之行未足多也。故小谨者元成功，訾行者不容众，体大者节疏，度巨者誉远，论臣之道也。

老子曰：自古及今，未有能全其行者也，故君子不责备于一人，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刿，直而不肆，博达而不訾，道德文武，不责备于人以力，自修以道，而不责于人，易赏也，自修以道，则无病矣。夫夏后氏之璜，不能无瑕，明月之珠，不能无秽，然天下宝之者，不以小恶妨大美。今志人之所短，忘人之所长，而欲求贤于天下，即难矣。夫众人之见，位之卑身之贱，事之洿辱，而不知其大略，故论人之道，贵即观其所举，富即观其所施，穷即观其所受，贱即观其所为，视其所患难以智勇，动以喜乐以观其守，委以货财以观其仁，振以恐惧以观其节，如此则人情可知矣。

老子曰：屈者所以求申也，枉者所以求直也，屈寸申尺，小枉大直，君子为之，百川并流，不注海者不为谷，趋行殊方，不归善者不为君子。善言贵乎可行，善行贵乎仁义，夫君子之过，犹日月之蚀，不害于明，故智者不妄为，勇者不妄杀，择是而为之，计礼而行之，故事成而功足恃也，身立而名足称也，虽有智能，必以仁义为本而后立，智能并行，圣人以仁义为准绳，中绳者谓之君子，不中绳者谓之小人。君子虽死亡，其名不灭，小人虽得势，其罪不除。左手据天下之图，而右手刎其喉，虽愚者不为，身贵于天下也。死君亲之难者，视死如归，义重于身也。故天下大利也，比身即小，身之所重也，比之仁义即轻，此以仁义为准绳者也。

老子曰：道德之备犹日月也，夷狄蛮貊不能易其指，趣舍同即非誉在俗，意行均即穷达在时，事周于世即功成，务合于时即名立。是故立功名之人，简于世而谨于时，时之至也，即间不容息。古之用兵者，非利土地而贪宝赂也，将以存亡平乱为民除害也，贪叨多欲之人，残贼天下，万民骚动，莫宁其所。有圣人勃然而起，讨强暴，平乱世，为天下除害，以浊为清，以危为宁，故不得不中绝。赤帝为火炎，故黄帝擒之，共工为水害，故颛顼诛之。教人以道，导之以德而不听，即临之以威武，临之不从，则制之以兵革。杀无罪之民，养不义之主，害莫大也，聚天下之财，赡一人之欲，祸莫深焉，肆一人之欲，而长海内之患，此天伦所不取也。所为立君者，以禁暴乱也，今乘万民之力，反为残贼，是以虎傅翼，何谓不除。夫畜鱼者，必去其蝙蝠，养禽兽者，必除其豺狼，又况牧民乎！是故兵革之所为起也。

老子曰：为国之道，上无苛令，官无烦治，士无伪行，工无淫巧，其事任而不扰，其器完而不饰。乱世即不然，为行者相揭以高，为礼者相矜以伪，车舆极于雕琢，器用遂于刻镂，求货者争难得以为宝，诋文者逐烦挠以为急，事为诡辩，久稽而不决，无益于治，有益于乱，工为奇器，历岁而后成，不周于用。故神农之法曰：丈夫丁壮不耕，天下有受其饥者，妇人当年不织，天下有受其寒者。故身亲耕，妻亲织，以为天下先，其导民也，不贵难得之货，不重无用之物。是故耕者不强，无以养生，织者不力，无以衣形，有余不足，各归其身，衣食饶裕，奸邪不生，安乐无事，天下和平，智者无所施其策，勇者无所错其威。

老子曰：霸王之道，以谋虑之，以策图之，挟义而动，非以图存也，将以存亡也。故闻敌国之君，有暴虐其民者，即举兵而临其境，责以不义，刺以过行。兵至其郊，令军帅曰：无伐树木，无掘坟墓，无败五谷，无焚积聚，无捕民虏，无聚六畜，乃发号施令曰：其国之君，逆天地，侮鬼神，决狱不平，杀戮无罪，天之所诛，民之所讎也，兵之来也，以废不义而授有德也，有敢逆天道，乱民之贼者，身死族灭，以家听者禄以家，以里听者赏以里，以乡听者封以乡，以县听者侯其县。克其国不及其民，废其君，易其政，尊其秀士，显其贤良，振其孤寡，恤其贫穷，出其囹圄，赏其有功，百姓开户而内之，渍米而储之，唯恐其不来也。义兵至于境，不战而止，不义之兵，至于伏尸流血，相交以前。故为地战者，不能成其王，为身求者，不能立其功，举事以为人者，众助之，以自为者，众去之，众之所动，虽弱必强，众之所去，虽大必亡。

老子曰：上义者，治国家，理境内，行仁义，布德施惠，立正法，塞邪道，群臣亲附，百姓和辑，上下一心，群臣同力，诸侯服其威，四方怀其德，修正庙堂之上，折冲千里之外，发号行令而天下响应，此其上也。地广民众，主贤将良，国富兵强，约束信，号令明，两敌相当，未交兵接刃，而敌人奔亡，此其次也。知土地之宜，习险隘之利，明苛政之变，察行阵之事，白刃合，流矢接，舆死扶伤，流血千里，暴骸满野，义之下也。兵之胜败习在于政，政胜其民，下附其上，即兵强，民胜其政，下叛其上，即兵弱。义足以怀天下之民，事业足以当天下之急，选举足以得贤士之心，谋虑足以决轻重之权，此上义之道也。

老子曰：国之所以强者必死也，所以必死者义也，义之所以行者威也，是故令之以文，齐之以武，是谓必取，威义并行，是谓必强。白刃交接，矢石若雨，而士争光者，赏信而罚明也。上视下如子，下事上如父，上视下如弟，下事上如兄，上视下如子，必王四海，下事上如父，必政天下，上视下如弟，即必难为之死，下事上如兄，即必难为之亡，故父子兄弟之寇，不可与之斗。是

故义君内修其政以积其德，外塞于邪以明其势，察其劳佚以知饥饱，战期有日，视死若归，恩之加也。

## 卷第十二

### 上礼

老子曰：上古真人，呼吸阴阳，而群生莫不仰其德以和顺，当此之时，领理隐密，自成纯朴，纯朴未散，而万物大优。及世之衰也，至伏羲氏，昧昧懋懋，皆欲离其童蒙之心，而觉悟乎天地之间，其德烦而不一。及至神农、黄帝，核领天下，纪纲四时，和调阴阳，于是万民莫不竦身而思，戴听而视，故治而不和。下至夏、殷之世，嗜欲达于物，聪明诱于外，性命失其真。施及周室，浇醇散朴，离道以为伪，险德以为行，智巧萌生，狙学以拟圣，华诬以胁众，琢饰诗书，以贾名誉，各欲以行其智伪，以容于世，而失大宗之本，故世有丧性命，衰渐所由来久矣。是故至人之学也，欲以反性于无，游心于虚，世俗之学，擢德撻性，内愁五藏，暴行越知，以饒名声于世，此至人所不为也。擢德自见也，撻性绝生也，若夫至人定乎死生之意，通乎荣辱之理，举世誉之而不益劝，举世非之而不加沮，得至道之要也。

老子曰：古者被发而无卷领，以王天下，其德生而不杀，与而不夺，天下非其服，同怀其德，当此之时，阴阳和平，万物蕃息，飞鸟之巢可俯而探也，走兽可系而从也。及其衰也，鸟兽虫蛇，皆为民害，故铸铁锻刃以御其难，故民迫其难则求其便，因其患则操其备，各以其智去其所害，就其所利，常故不可循，器械不可因，故先王之法度，有变易者也，故曰：名可名，非常名也。五帝异道而德覆天下，三王殊事而名后世，因时而变者也。譬犹师旷之调五音也，所推移上下无常，尺寸以度，而靡不中者，故通于乐之情者能作，音有本主于中。而知规矩钩绳之所用者能治人，故先王之制，不宜即废之，末世之事善即着之。故圣人之制礼乐者，而不制于礼乐，制物者，不制于物，制法者，不制于法，故曰：道可道，非常道也。

老子曰：昔者之圣王，仰取象于天，俯取度于地，中取法于人，调阴阳之气，和四时之节，察陵陆水泽肥墩高下之宜，以立事生财，除饥寒之患，辟疾疢之，中受人事，以制礼乐，行仁义之道，以治人伦。列金木水火土之性，以立父子之亲而成家，听五音清浊六律相生之数，以立君臣之义而成国，察四时孟仲季之序，以立长幼之节而成官，列地而州之，分国而治之，立大学以教之，此治之纲纪也。得道则举，失道则废，夫物未尝有张而不弛，盛而不败者也。唯圣人可盛而不败，圣人初作乐也，以归神杜淫，反其天心，至其衰也，流而不反，淫而好色，不顾正法，流及后世，至于亡国，其作书也，以领理百事，愚者以不忘，智者以记事，及其衰也，为奸伪以解有罪而杀不辜，其作囿也

，以成宗庙之具，简士卒以戒不虞，及其衰也，驰骋弋猎以夺民时，以罢民力，其上贤也，以平教化，正狱讼，贤者在位，能者在职，泽施于下，万民怀德，至其衰也，朋党比周，各推其所与，废公趣私，外内相举，奸人在位，贤者隐处。天地之道，极则反，益则损，故圣人治弊而改制，事终而更为，其美在和，其失在权。圣人之道曰：非修礼义，廉耻不立，民无廉耻，不可以治，不知礼义，法不能正，非崇善废丑，不向礼义，无法不可以为治，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，法能杀不孝者，不能使人孝，能刑盗者不能使人廉。圣王在上，明好恶以示人，经非誉以导之，亲而进之，贱不肖而退之，刑错而不用，礼义修而任贤德也。故天下之高，以为三公，一州之高，以为九卿，一国之高，以为二十七大夫，一乡之高，以为八十一元士。智过万人者谓之英，千人者谓之俊，百人者谓之杰，十人者谓之豪。明于天地之道，通于人情之理，大足以容众，惠足以怀远，智足以知权，人英也。德足以教化，行足以隐义，信足以得众，明足以照下，人俊也。行可以为仪表，智足以决嫌疑，信可以守约，廉可以使分财，作事可法，出言可道，人杰也。守职不废，处义不比，见难不苟免，见利不苟得，人豪也。英俊豪杰，各以大小之材处其位，由本流末，以重制轻，上唱下和，四海之内，一心同归，背贪鄙，向仁义，其于化民，若风之靡草。今使不肖临贤，虽严刑不能禁其奸，小不能制大，弱不能使强，天地之性也。故圣人举贤以立功，不肖之主举其所与同，观其所举，治乱分矣，察其党与，贤不肖可论也。

老子曰：为礼者雕琢人性，矫拂其情，目虽欲之禁以度，心虽乐之节以礼，趣翔周旋，屈节卑拜，肉凝而不食，酒征而不饮，外束其形，内愁其德，钳阴阳之和而迫性命之情，故终身为哀人。何则？不本其所以欲，而禁其所欲，不原其所以乐，而防其所乐，是犹圈兽而不塞其垣，禁其野心，决江河之流而壅之以手，故曰：开其兑，济其事，终身不救。夫礼者，遏情闭欲，以义自防，虽情心●噎，形性饥渴，以不得已自强，故莫能终其天年。礼者，非能使人不欲也，而能止之，乐者，非能使人勿乐也，而能防之。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盗窃，岂若使无有盗心哉！故知其无所用，虽贪者皆辞之，不知其所用，廉者不能让之。夫人之所以亡社稷，身死人手，为天下笑者，未尝非欲也，知冬日之扇，夏日之裘，无用于己，万物变为尘垢矣！故扬汤止沸，沸乃益甚，知其本者，去火而已。

老子曰：循性而行谓之道，得其天性谓之德，性失然后贵仁义，仁义立而道德废，纯朴散而礼乐饰，是非形而百姓眩，珠玉贵而天下争。夫礼者，所以别尊卑贵贱也，义者，所以和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人道之际也。末世之礼，恭敬而交。为义者，布施而得，君臣以相非，骨肉以生怨也，故水积则生相食之虫

，土积则生自肉之狩，礼乐饰则生诈伪。末世之为治，不积于养生之具，浇天下之醇，散天下之朴，滑乱万民，以清为浊，性命飞扬，皆乱以营，贞信糜烂，人失其性，法与义相背，行与利相反，贫富之相倾，人君之与仆虏，不足以论。夫有余则让，不足则争，让则礼义生，争则暴乱起，故多欲则事不省，求赡则争不止，故世治则小人守正，而利不能诱也，世乱则君子为奸，而法不能禁也。

老子曰：衰世之主，钻山石，挈金玉，摘砉蜃，消铜铁，而万物不滋，剝胎焚郊，覆巢毁卵，凤凰不翔，麒麟不游，构木为台，焚林而畋，竭泽而渔，积壤而丘处，掘地而井饮，浚川而为池，筑城而为固，拘兽以为畜，则阴阳缪戾，四时失序，雷霆毁折，雹霜为害，万物焦夭，处于太半，草木夏枯，三川绝而不流，分山川溪谷，使有壤界，计人众寡，使有分数，设机械险阻以为备，制服色等异贵贱，老贤不肖行赏罚，则兵革起而忿争生，虐杀不辜，诛罚无罪，于是兴矣。

老子曰：世之将丧性命，犹阴气之所起也，主闇昧而不明，道废而不行，德灭而不扬，举事戾于天，发号逆四时，春秋缩其和，天地除其德，人君处位而不安，大夫隐遁而不言，群臣推上意而坏常，疏骨肉而自容，邪人谄而阴谋，遽载骄主而像其乱人以成其事，是故君臣乖而不亲，骨肉疏而不附，田无立苗，路无缓步，金积折廉，壁袭无赢，壳龟无腹，蓍筮日施，天下不合而为一，诸侯制法各异习俗，悖拔其根而弃其本，凿五刑，为刻削，争于锥刀之末，斩刈百姓，尽其太半，举兵为难，攻城滥杀，覆高危安，大冲车，高重垒，除战队，使阵死路，犯严敌，百姓一反，名声苟盛，兼国有地，伏尸数十万，老弱饥寒而死者不可胜计。自此之后，天下未尝得安其性命，乐其习俗也。贤圣勃然而起，持以道德，辅以仁义，近者进其智，远者怀其德，天下混而为一，子孙相代辅佐黜谗佞之端息未辩之说，除刻削之法，去烦苛之事，屏流言之迹，塞朋党之门，消智能，循大常，隳枝体，黜聪明，大通混冥，万物各复归其根。夫圣人非能生时，时至而不失也，是以不得中绝。

老子曰：酆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尘垢，金石在中，形见于外，非不深且清也，鱼鳖蛟龙莫之归也。石上不生五谷，秀山不游麋鹿，无所荫蔽也。故为政以苛为察，以切为明，以刻下为忠，以计多为功，如此者譬犹广革者也，大败大裂之道也，其政闷闷，其民淳淳，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。

老子曰：以政治国，以奇用兵。先为不可胜之政，而后求胜于敌，以未治而攻人之乱，是犹以火应火，以水应水也，同莫足以相治，故以异为奇，奇静为躁奇，治为乱奇，饱为饥奇，逸为劳奇，正之相应，若水火金木之相伐也，何往而不胜，故德均则众者胜寡，力敌则智者制愚，智同则有数者禽无数。